月沙集 九

啓辭
議
疏
箚 上

卷二十二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啓辭

遠接使辭免啓辭 辛丑 十月

受
命儐接其事極重文章酬唱特是繁華逸豫時故事求之以致敬盡禮之道則誠爲謬習 聖諭所及實出於常情之所未料臣惟當祗奉 嚴命奔走登程竭盡誠意檢飭一路諸事而已第臣性素疎脫最欠詳敏遇事無心不能曲盡凡於接人之際率用此態故其應變機警先事候情則雖欲勉爲終難強爲以此儕伴中知臣者恕之不知臣者未始不以爲疑也盖其天性然

也臣於四五年來連忝御前之任昵陪賓筵歷觀 天
將接待之難異於凡人至於 詔使則多是學士達官
地分清切風稜凜烈其自處之道遇我之禮與臨戎將
官氣象自別而在昔昇平時則 詔使之待我國不甚
衰薄我國之接待 詔使極其尊崇時則物力豊亨事
事稱情儀式燦備禮貌無缺彼此交歡未有虧損今則
天朝之責望於我國者甚隆我國之所以接應者甚懈
前後將官軍兵爲我國辛苦者未免爲怠事之臣厭久
而慢待許多接伴陪臣或以庸流武夫多被其嗤辱
天將之賤薄我國衣冠至於撤兵之時而極矣今之

詔使雖非前日之將官所帶之人必皆舊來之軍兵
詔使之自處亢於將官軍丁之使氣甚於亂時而西路
之人慣於倒待凋殘玩愒倍於前日則臣雖竭誠焦思
終難濟事今日之待 詔使不其難乎以如此之勢以
如此之時而當之以最迂最拙之臣深恐僨事辜恩以
負 聖上至誠事 大之盛意受命憂悸夜不能寐臣
欲歷擧此情再有呼籲而寒日長程跡涉圖免用是回
徨不敢更煩今將收拾行李剋日戒途而區區所懷不
得不畢陳如不許採臣危懇改授才能則伏願嚴諭三
道監司另加申飭且命受臣號令共濟大事不勝幸甚

大行大王行狀撰集廳啓辭 戊申春

頃於哭班遑遽中廟堂以臣差撰集廳堂上令臣撰大行大王行狀臣辭既未獲則使臣發程日迫不敢推諉而臣文辭荒拙聞見孤陋　乾坤之大日月之光不能形容其萬一神䰟震悸久而靡定壬辰以後日記多至二百四十餘卷考閱未易而其前實錄則並無存焉謹就春秋館所藏故臣柳希春及李廷馨等私著日記得以憑考而年記多有闕漏未能十之一二　德音懿行無從追記誠爲痛惜姑取其存者晝夜裒集粗已撰次請令諸大臣會同本廳之官勘定删潤後啓下稟裁

何如

率百官從權啓辭 戊申

伏覩聖批辭旨懇惻臣等非不知將順盛意之爲美而第念人之胃病必須防之於未甚之前藥可奏功旣甚之後則已難治矣況人君居養素異於凡人而一日萬機御煩者如何 宗社臣民付托者如何其不可下同匹夫也明矣竊聞聖上自初喪以至今日執禮刻苦其深墨之容毁瘠之形不忍仰視而朝夕 殯殿之臨詠人乃行以至咳嗽之候痰結之病皆出於肺胃之積傷於內而発見於外者也積日彌久則悔無及矣卽此已

見之症豈可謂之非大段也內而近侍憂慮外而醫官悶焉而獨殿下誠篤於孝慕而不自覺耳豈非深可悶乎食稻衣錦果是聖訓而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者亦聖人丁寧之戒伏願上念 宗社付托之重俯荅臣民悶迫之望

兵曹判書時啓辭 戊申

啓曰我國養兵之制殊異於古所謂騎兵步兵諸色軍正皆是畎畝荷鋤之民不識弓矢劒銃之爲何物平居則只備木布以供當番之價上番者但知奔走以應各處之役庸殘駑鈍不似軍兵貌樣其不可爲戰陣之用

明矣積弊固難猝革思之誠可寒心　先王朝訓鍊都
監設立之後三手諸軍稍有可觀外方束伍雖不無冗
雜而亦有成效之處苟能鍊習不廢統領有人緩急足
以有用惟其我國人心久則生厭厭則必懈外方各官
徒有束伍之名而幾乎頹廢矣致此有由盖守令任專
民事未免力分於戎政而亦或有手生於敎鍊故或厭
或懈終至於廢噫正軍旣難爲用束伍又皆無實則脫
有警急何以守禦竊見　天朝則大小州府各有知州
知縣通判諸官以治民各有叅將遊擊備禦諸官以主
兵各自專管常時敎閱將而知兵兵而知將臨亂有所

統攝民而養軍軍而資民調發不相侵擾宏規偉算誠可爲萬世法矣我國淺狹雖不可盡倣華制當此艱虞之時亦宜略加變通目今奴忽連和西北可虞治兵養將一日爲急若不及今規畫則無及於事矣仍念兵亂之後廣取武擧前後出身通共二萬八千餘人此輩當初學射決科之時大則希節鉞小則望州府其間亦豈無奇才異等志不但在於溫飽者也必非爲一番赴防而已也而今歲赴北明年戍南一生不得寧息而小不及期則充軍徙邊之罰又繼至矣一命之官不得霑一斗之祿不得食破家離產妻子不能保寃聲徹天聞見

矜憐臣等常切痛悶及叅此地而見之則西班京職不過數十而終歲不遷外方邊將只有元數而出窠常罕許多武士調用於何地乎常於試才時見其才勇出衆可堪將領者殆不可數況其未及聞見而堙沒於遐方者又何限焉如此之輩林立待沽抱才莫伸差過數年則老而無用終至於枯死田間此足以感傷和氣處置此輩誠極難矣堂下武臣中才勇智略可堪統衆者該曹與備邊司會同精擇分遣各道各官大邑則各置一員小縣則合二三縣置一員大則稱以遊擊小則稱以中軍備禦使領其邑束伍之軍而出身軍功武學等作

爲别隊而咸屬焉監兵防禦使等第其操鍊勤慢有顯效者或調叙京外官職或次次陞遷而叅下則計給倍仕陞出六品且令各官優給當身及奴馬廩料如是則各邑軍兵平時可以鍊習不廢有變可以統率赴戰守令則在官調粮運餉庶無兵不知將臨急蒼黄之弊而許多沉滯武士亦有甄拔調用之路其於備戰守鍊軍兵待武臣之道俱爲便益或以守令厭於供億爲慮此則不然此時各官行人乞客亦多館穀一員供奉不至勞費況各邑守令每當領軍赴邊之時非但官事隳廢一邑之民倍受其弊若設此官則可謂坐享其安其爲

利害相萬也此等節目詳盡磨鍊俾無掣肘之患則其他小小弊端有不暇計議于大臣則皆以爲然令備邊司磨鍊事目定奪施行何如

受由復　命日啓辭 己酉十月

臣敢將私悃仰瀆宸嚴　聖恩如天特許寬暇并賜驛傳及祭需榮及朽骨感徹幽明兢惶涕泣不知所達因竊伏念謁告從外來者輒白異聞古事也今歲饑荒有口者皆言而亦不知至於此極及到村野慘不忍見此正秋穫登場之日而民皆草食室如懸磬白晝殺越之賊已發於處處老弱塡于丘壑壯者散而之四方正爲

今日道也救之之策不過移粟　朝廷講之已熟兩湖牟豆已爲分貸甚盛舉也第移轉之穀自前無實船運之際浥爛躝踏或腐朽不堪食或欠縮非實數民多穀少所受不斂而受來之處遠或四五息程齎粮往來動經數日奸吏又從而漁奪之屑越花消卒至空槖而歸者居半既是國穀例爲還糴明年將必叩數責納齊民未嘗實惠而反有虛賦之害臣聞野老之言所受牟豆既如是無實前頭又有移粟則皆欲賂吏以圖免受云移粟賑饑王政之最先而其流之弊乃反至此誠可歎也今但盡除雜役逋賦以寬其力雖橡實豆葉使民得

以安坐而食此爲救饑之上策若擾之則難救矣宣惠廳收米今方督納於民此雖民情之所便而以今凶歉辦出極難秋旣如此况明春乎臣曾聞統營屯租數萬石及諸般作米賑恤使今方船運云將以賑民也臣之愚意此穀姑勿分給除出作米以爲宣惠廳收米之用而盡減圻民今秋與明春所納收米則民無往來虛受之弊且免辦納勞費之苦民始蒙實惠而賑恤之策無過於此與其給之而還納無寧不給而無納也若以爲國穀不可空棄則待豐年還納亦似無妨其已給牟豆亦令有司另議處置則饑民庶慰其心臣目擊耳聞食

不下咽敢陳出位之言僭越極矣而倘或因此而民得
蒙一分之惠則臣雖受罪亦幸矣惶恐敢啓

實錄都廳堂上時啓辭 己酉

上年冬閤摠裁官啓辭以爲實錄廳故事堂上郎廳分
三房各取史氏之書而筆削之又有都廳堂上郎廳取
各房筆削之記而證正之以臣待罪文衡差爲都廳堂
上夫潤色文辭作爲一代成書非臣蕪拙所可堪膺而
旋念筆削大旨各房既已纂修上有摠裁自當勘定臣
之爲任則只是考校其闕誤補成其文語而已以此冒
昧遲回不敢煩瀆控辭近因朝家連有大禮臣之本務

多事日不遑暇且待各房纂修方可始事故臣姑不敢下手於其間此是傳後莫重之書雖文語間刪潤實非孤陋寡學所可獨當而況三房之所纂修卷帙旣多則以一人而兼察筋力精神亦所不逮疾病事故人所難免深恐力綿役鉅完局未易古人所謂頭白有期汗青無日者不幸而近之矣故事之必以一人爲都廳有難詳知而設有故事今此實錄比舊倍多决難膠守前規請令摠裁官加出一二員俾得同議證成分畨莅事不勝幸甚惶恐敢啓因此命以提學中欽加差同察

請寢恭嬪祔廟啓辭庚戌閏三月

伏承　聖批以情事略陳爲教臣等不勝惶惑之至自
古帝王尊崇本生非止一二其是非得失　聖上固已
洞燭而涇渭之矣情之所發寧有其極直以禮爲之大
防違越乎禮則貽譏於親而斯不得爲孝矣　皇朝孝
宗皇帝當太皇太后周氏之喪教羣臣曰宗廟事係關
綱常極重難以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養朕躬恩德深
厚朕何敢忘但此是一人之私情今若從祔是從朕懷
起誠恐後來僭亂無度此事行之則違先帝之意又違
羣臣會議會議猶可奈先帝何先帝爲重祖宗之制爲
尤重大哉其言誠可爲帝王萬世法矣今日廷臣欲使

聖上顯親之道不至於越禮僭差者是亦羣下引君當
道之誠夫豈有一毫裁損之意哉位號之大禮典之隆
羣臣旣承　聖意已成追孝之至情若至於祔則事關
宗廟禮嚴神人雖　聖上亦難以私情自專臣等寧碎
首天墀决不敢承命也　聖上旣知其如此故一聞該
曹之啓遽寢祔廟之命以至祭禮等節亦皆採詢禮官
之論祭酌情文之宜禮成新殿命渙中外擧國臣民孰
不欽歎言官朴直之言雖或過當激而作非夫豈中節
況別廟之禮旣上告　宗社矣又誕告多方矣此誠百
代之所瞻仰後王之所法式寧可因一時喜怒而卒然

變禮乎勅使壓臨齋廡遑遑而三司伏閤羣宰盈庭相持經月氣象不佳不料 聖上乃有此舉措也臣等聚首憂惶不知所處伏乞 聖慈快從公論使莫重典禮不至貽譏於萬世不勝幸甚

請寢館儒削籍禁錮啓辭 辛亥四月○時鄭仁弘上劄侵辱兩賢館學儒生削仁弘青衿錄 上怒命首倡儒生削名儒籍禁錮終身公爲知館事與同知事鄭公昌衍申公欽同啓請寢

啓曰伏覩 備忘記倡議儒生查覈以啓又 命削名儒籍禁錮終身臣等相顧錯愕不知所處鄭仁弘之劄論雖出於爲師辨明而措語之間詆斥儒先無復顧忌

則士心之齊憤在所必至而至於削青衿錄亦非臣等
之所料　聖上之駭異固矣然其本意則不過曰兩賢
臣卽我東方之程朱也宗師追慕之誠實出於擧國公
共之論從祀之請四十年來無一人異議而今遽有倡
言排之者不可不深惡痛絶而韋布之人無以示斥之
之意寧欲削其名於青衿不與之同籍而已羣情憤慨
之極自不覺其過激安有一毫弄權之爲哉夫士可殺
不可辱一士尚然況多士乎自古人君之待士雖或有
狂猜不中者未嘗不優容寬假不使消沮誠以士氣一
摧國脉隨斷機關所係豈不大可懼哉自聞查覈之

命數百儒生爭稱首倡咸欲駢首受罪愈往愈激至於捲堂辭廟館學俱空與儓老少號哭道路瞻聆震驚景象愁慘不圖 聖明之下乃見此事也既無查出之路許多儒生其安能盡爲禁錮乎慰諭鎮定之外更無他策伏願 聖上少霽天威亟寢成 命使二百年栽培養育之士氣得免一朝墜喪國家幸甚臣等俱以無狀忝在館職不勝憂悶之至惶恐敢啓

賓廳請勿還移慶運宮啓辭 辛亥冬

臣等敢將盈庭合辭之懇以達擧國公共之論 天聽邈然聖批嚴峻臣等聚首惶隕若無所容國家不幸遭

無前之變行宮草草權設於閭閻非但卑湫淺狹不成模樣此即凶賊作陣屯據之所其腥膻汚穢誠不宜人君一日寢處於其室只以還都之初草萊灰燼無所寄寓姑為臨御耳 先王常下敎曰此室决不忍久處舊宮城內雖略搆草家欲為移寓昔衛君茇舍于漕雖草屋何妨此是何時敢大厦乎 先王不欲久居行宮之意蓋至如此至今思之孰不悲感經營未久弓劒遽遺至 聖上乃能重建法宮使未死臣民得以重覩肅穆輪奐之盛 聖上追之孝重恢之烈眞可以有光於先王有辭於 祖宗端臨受賀之日中外臣民拭目聳

觀抃淚相慶太平之基始於今日自聞還移之　命毋不驚駭失色莫究所以人心如此天意可知昨日聖批以爲此非係干國家大事而廷爭瀆擾爲臣等之罪臣等之惑滋甚焉人君動靜雖小必愼況此四殿移御何等大事乎行宮内外各司皆是閭家移御之後或撤移無餘或舊主還入今若還移則不得不更黜莫居之舊主另起修葺之新役當此嚴寒怨咨盈路此亦細事有不可計蓋自移御之前閭巷間相傳之說咸以爲不久還御及聞此　命又咸以爲還移之後則必不御法宮夫以常情論之則竭一國財力重建新闕擇吉臨御似

無遷移之慮設或還移不過爲 慈殿一月間耳必無
永還之理而無識不根之說若是喧傳前旣偶然相符
此後爲得無疑使蚩蚩之氓有以測度 聖上之淺深
豈非不幸之甚乎旬月之間旋御旋移上告 宗廟而
不念下諭八方而不恤三司論之而不顧擧朝爭之而
不聽每敎之以自內裁定古人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
豈有外庭之所不謀羣情之所失望而獨諧於宮中乎
人君爲國只在順逆天命離合之機實係於此臣等之
意今日國家大事無過於此瀆擾之誅固所甘心 慈
殿還移若因拘忌則在 聖上雖出於不得已而永移

之期只在歲後則其間月餘時或往來問安豈至於久
曠又何有難便乎請加三思亟寢成命

大提學時啓辭癸丑春

啓曰凡制誥之文內翰分定於知製敎自政院勘定入
啓而緊重之文則大提學分定或自製以用矣今此功
臣敎書都監特令來示於臣蓋以重其事也厥後有令
臣勘用之敎昨日又　命臣十分詳察勘改俾王言有
章臣莊讀感惕之外竊伏思惟文章與時漸下語意間
疵病雖難一一責備於倉卒而大槩制誥之體大異於
古昔惟卿惟爾之下稱譽本官不過數三句仍略敘所

以錄勳之實可也今則多逾數十句或並及時事不襯貼繁冗之語比豈 君上命臣下之辭乎看來不覺駭訝詞臣所製不敢容易訾議而竊歎者久矣今承 聖敎若是其丁寧未啓下之文則當與詞臣商確勘定已啓下者甚多並令製官知此意而參酌刪改付標爲當今後王言令知製敎務令嚴重簡約勿致煩雜何如

私廟喪禮百官庭請啓辭 丙寅

臣等爲 殿下治 殿下之親喪凡物之附於身附於棺者惟當必誠必愼必豐必厚仰體 聖上所自盡之至情而至於係關名分禮節之間苟有一毫踰越則不

得不冒死陳辨不避瀆擾者誠以大防一壞貽譏後世非細事也禮立喪主爲治喪第一條喪主旣定之後諸禮當有次第矣 殿下自撥亂入承之日爲 宣廟之後受 祖宗付托之重爲 宗社臣民之主決不可復爲私廟之主 大院爲百代不遷之位綾原爲繼別之子今日立喪主捨此而誰光武崛起於漢統已絶之後上無所受而朱子猶以舂陵私廟不立伯升子爲後而非之況今上有 慈殿家無二尊綾原之爲喪主事理明順至今持難誠所未曉喪事有序一或遲誤節節差謬事甚急迫敢此更瀆

備邊司啓辭戊辰八月 右相時

啓曰事不着實有始無終爲今日之痼弊朝廷不尊令出惟反亦今日之弊習也朝堂之令或廢於六曹六曹之令不行於州縣承傳及啓下公事未免爲一張休紙實惠之不及於民實事之無補於國皆由於此曾見六曹凡有施設及判决等事一番行會之後事務日積無復領察或官員遞易新舊換局費心料理之事終歸於虛地或掩置而不行或蹔行而還廢或已捧於民間而不入於國或既減於前而仍存於後竟爲貪官猾胥之囊槖誠可寒心今後六曹凡有啓下施設等事行會該

司及各道者每朔單抄成冊行未行緣由一一關報于
本司而本司郎廳分掌各道及六曹凡緊關啓下行會
公事亦爲單抄成冊如有稽遲不便廢閣不行者該曹
及該道官吏摘發治罪庶使民蒙實惠事有實效敢啓

備邊司待罪啓辭 三公聯名

伏見備局回啓 批答讀之未了不覺心神隕越臣等
雖暫聞閭閻女子入內之說而未得其詳不敢別爲陳
啓及見李命俊上疏始知果有是事敢於回啓之中略
陳區區所懷此不過防微之過慮夫豈有他腸哉 聖
上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平心而察之虛己而受之是實

聖人包容之大度今乃以勒定成罪憤怒等語折之太
過人臣負此罪名豈可自立於覆載之間乎臣等疲庸
雖不足顧藉竊恐辭氣之間有所忿懥不得其正而大
有損於 聖德也是皆臣等誠意淺薄言不見信之致
不勝惶恐之至敢來待罪

以羅萬甲等罪狀下問領右相回啓啓辭乜肥

伏見筵中啓辭有詢問臣等議啓之 命臣等俱以衰
拙公退臥病罕與人接朝論是非昧昧無聞年少之輩
雖有屋下說話臣等未曾聞知羅萬甲邈然後進來往
不熟而其父紱行誼出人且是故臣鄭曄之壻故臣等

常以故人子弟待之知其本品良善且有計慮當官盡職任怨不避雖似少贛長處頗多意謂早晩用於事功之人至於主張時論專擅取舍則渠以微末小官雖欲爲之孰肯採用大槩年少之人設或有不慎言語妄論是非之事而旣云跡則未著難以成罪僚相筵中所陳以未著之跡加以譴罰恐有傷於政體姑令補外使之自省云者亦此意也今若以言語之失遽施譴罰恐人心不安亦非 淸朝美事也且金世濂事未知曲折旣有訾議則姑停淸望未爲不可旋知其情實則便是無瑕之人因前收用固無所妨金堉之初自發言而後言

不可終棄者亦出於前後所聞之異似非大段罪過惟當鎮定裁抑以爲寅協之圖實爲今日之先務臣等所見如此惶恐敢啓

與領相詣賓廳啓辭

啓曰昨日伏承 下詢敢以區區所懷仰瀆 天聽辭不達意誠未格天非但未蒙採錄至有流竄拿鞫之命驚惶慚靦措躬無地敢來待罪仍念臣等雖無狀備員大臣之列鎮定朝著裁抑浮薄乃其職也苟有專擅朋比之人則豈不思深惡而痛絕之乎臣等老病昏瞶未聞有如此之事昨見筵中啓辭亦曰但有其漸而跡

則未著不可遽施重罰姑令補外使之自省云故臣等亦以此意覆啓矣臣等以白首無死之日豈有私護一二小官自陷於罔上之罪乎自古未有以言語罪人而能服人心者盖言語無形非如事爲之有迹苟不察言之輕重而遽加重典則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無乃聖上未之深思也耶且伏覩 備忘有巨奸主張之教是擧疑朝廷也 聖明之時安有此事誠恐人人危懼氣象沮喪非細事也伏願 聖上俯察羣情少霽嚴威使臣隣和協朝著鎮靜不勝幸甚惶恐敢啓

請椵島罷兵啓辭 庚午六月

興治之來遲速難期三軍暴露粮運不繼難處之事日滋可憂之端非一臣等日日聚首反覆相議未得長策伏見鄭之羽狀啓及閣部咨諭興治歸命待罪之本似已轉達　聖旨令諒機撫慰閣部令招安鎮定興治持此數語而來在我亦不可不禀命而徑自誅殺然因此而無端罷兵則彼必自稱受命有若無罪者然而含憾於我者深矣宜令兩師臣耀兵臨島通文於興基及島中將士曰劉興治擅殺主將又殺　王人及無罪將士島中汹汹皆言興治叛　天朝刼諸島將犯登州又云率衆投胡將東搶人皆荷擔故我國不得已收集兩西

軍兵以爲問罪應變之計今者使臣自　中朝捧勑而回孫閣部備言與治待罪投誠移咨國王待以不死倘或越干犯逆顔行便可奉　皇靈而討之云故今將罷兵共保同舟之義云云以此意善爲措辭開諭撫定則伸縮之權在我而興師之大義可以暴白於彼此渠等必皆知感日後之虞亦可少紓矣惶恐敢稟惟在　聖明裁斷

賓廳啓辭 辛未四月 庭請時

啓曰今此典禮實是無前變禮故　聖上每以無據爲敎臣等雖甚蒙陋亦嘗尋繹經史竊相講討豈敢杜撰

臆見妄爲瀆擾乎臣等請以經史中可據之文更爲略
陳喪服小記曰父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
以士服服猶不可加況加以名位乎儀禮曰諸侯之子
爲公子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世世祖是人也不
祖公子疏曰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又曰公子
之爲大夫者不得祔於先君之廟此則經傳之明文也
湯之太甲周平王之孫桓王皆以孫繼祖而未見有爲
其所生追崇入廟之舉漢宣帝追尊悼考程子謂之失
禮亂倫范鎭譏其以小宗合大宗哀帝欲追尊定陶恭
王師丹曰子無爵父之義光武立四親廟於春陵名號

無所加朱子稱羡之弟子何叔京曰此固善矣不若以
伯升之子爲後朱子曰此論最正此則前代之得失也
程子於濮議曰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使其子孫襲
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本生亦極尊崇之
道矣司馬光曰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追尊其
父母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不可爲法只宜
尊以高官大爵云小宗之不合大宗如是其嚴截而既
曰子孫襲爵奉祀則其爲私廟而支子主祀明矣既曰
見非取譏則其不得追崇入廟明矣此則先儒之定論
也大槩士大夫家則祖孫不相爲後帝王家則專以宗

統爲重雖以兄繼弟以叔繼姪嗣服之後則便有君臣之義父子之道春秋傳曰閔公以弟先立僖公以兄繼閔先儒以閔僖之於文公當爲祖禰是僖公當以弟爲禰廟而文公又以叔爲祖廟也朱子作周廟昭穆圖孝王以懿王爲昭是以叔禰廟也夷王以孝王爲穆是從孫以從祖爲禰廟也禰廟之無定位於此可見孔子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不踐其位則不得與於其統不與其統則不得列於其廟今若以私恩追崇大位則非但於宗統有所壓屈於廟制有所妨碍昭穆之序有陞則當祧欲陞不當陞之私親徑祧不當祧之祖位則抑

恐有乖於尊祖敬宗之道也　德宗大王雖未及踐位
受　命冊封曾爲世子禮所謂合立爲君與今事例似
不相同也或以爲　聖上以　宣廟之孫爲　宣廟之
後與爲人後有間臣等反覆思之未信其然也我　聖
上撥亂反正仁孝功德奏聞　天朝入承大統上繼祖
體爲宗廟之丕子則與爲人後其理實同其義尤重名
正禮順事光前古典禮之講定遵行今已八九年矣我
國素多議論議禮本如聚訟雖或有異議是果何等大
禮輕易撓改乎宋戶部未知何人而其言亦云義起之
論莫重之禮其可以義起爲定乎我國素稱禮義亦有

文獻今乃不謀卿士不恤國言徑情直行奏請　天朝臣等之惑至此而滋甚焉　天朝於外藩之事必不細加商量雖或勉從而傳播天下其於具眼者之譏議何伏願　聖明深思精察務得中正之禮亟寢奏請之命

又 辛未七月禮曹郎廳以領右相意入啓

啓曰以禮曹粘目延平府院君李貴劄子回啓令廟堂議處事啓下於政府矣臣等於此禮與李貴朴知誡論議不同愚陋之見已盡於前後啓辭中　聖明想已洞燭今不敢更有他議今因議啓之　命敢以區區所見略復陳達李貴劄中主意以追崇入廟爲正禮而歷擧

周家追王三王夏禹之郊鯀程朱之論僖祖以爲之證而殊不知此皆創業之君所爲與繼世之君事體懸絶乃欲强引論今日之禮不亦左乎夫創業之君名位是已之所自有宗廟是已之所自立則其於追尊祖考可以得伸其至情而無所壓屈故雖追崇位號如大王王季可也不追崇而廟饗之如祖紺以上可也繼世之君則不然承祖宗之位奉祖宗之廟乃以私恩尊其私親列於祖宗之昭穆是爲以親親而害尊尊其是非得失不辨而明矣故周公雖追尊三王而周家禮制後世嗣王皆不得追隆其親此非的然之明證耶至於昭穆之

說既有春秋之定制四傳之明文朱子之圖說當其常則用其常禮處其變則從其變禮要以不失經義可也朴知誠禮說藤葛支蔓以臣等淺識多未解見然推其大意則盖執着儀禮註䟽中所謂如其親服及得立五廟等語以爲今日入廟之證儀禮所云乃始封之君不可援以爲例也又曰公子之子孫封於本國以承先祖之祀則可以立太祖廟夫子孫封於本國則太祖之廟固當自前世而已立矣豈待今日而始立之乎又曰諸侯五廟中公子公孫公曾孫相雜而居之豈有帝王廟中人臣雜居之理乎只此一款令人見之已足駭歎大

夫不得祔於諸侯諸侯不得祔於天子者乃是禮經明
文而先儒釋之曰進而祔之君臣亂矣不得祔於諸侯
天子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若如知誠之論則此等禮
文不足法乎至於無禰廟二高祖之說雖不干於追崇
之禮大槩以士大夫家高曾祖考繼序之常禮言之則
此固然矣帝王家則專以宗統爲重故所謂禰廟遇其
常則高曾祖考自有其序遇其變則或以弟爲禰以姪
爲禰當守之第一代當爲禰廟非必以考位爲禰廟也
殿下旣上受 天子之命直承 宣廟之統 宣廟當
爲禰廟以繼體言之則 成廟雖在四代之中論其屬

則當在 高祖之上而反正之初祝辭仍其故號未及釐正今若改其屬號與以上 列聖祝辭同其式例則變而不失其正矣敢啓

賓廳啓辭

臣等俱以無狀備員鼎席當此艱危未效消埃之補惟以厭聞之說連日瀆擾旣不能匡救闕失又未即完定大禮臣等死罪死罪仰惟 聖上誠孝出天追顯之情久而彌篤至有一刻不得安心之教每一捧讀不覺淚滋臣等雖甚頑鈍亦有知覺豈不知將順則慰解 聖心强執則益觸 天怒而猶不知止者此乃莫重之典

禮莫大之舉措講定之際若或失其中正則恐貽後世
之譏非事君盡禮之道用是陳列冀回　宸聽而伏覩
前後　批旨極嚴且峻實非聖人中和之發至於營私
報憾奔走攻治等敎殆非臣子所忍聞禮說多門本如
聚訟所見雖或異同平心講討則自是公是非此是何
等事敢容私意於其間乎人心沮喪朝野震怖此豈國
家之福哉臣等不勝憂悶敢此並達伏願　聖明留神
澄省快賜一俞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議

留撤議

今之議者皆云賊已渡海　天兵亦當盡撤臣竊以爲非計也此賊信然之心固未嘗忘我國而至於對馬等島土地瘠薄生利鮮少平時專賴於我國今旣失歲遣之利其勢必以兵來求秋熟之後乘虛侵掠此必然之勢也況其島主義智協以平調信之狡詐熟知我虛實輕我甚矣便風一擧片帆可到臣恐麗季闌入之患復見於今日而東南沿海之民自此無寧歲矣然則今日

防守之策不可以賊退而少懈而在我旣無自爲之力則惟當量留善後之兵而已但多留則難支少留則無益今日之勢不旣難乎目今軍資之竭已到十分地頭其勢不得不減至於盡撤則决不可爲往在丁酉夏賊未再動之前楊經理將進兵湖南是時兩湖猶是完壤各邑猶有儲粮而擧朝憂悶以爲湖南蕩敗決難接濟大軍至於呈文止之及其賊兵屠戮莽爲灰燼之後大軍不意南下亦能收拾支供不至缺絶我國人心有急則警少緩則弛故然也今者賊旣出境庶幾徼幸不來故有此他議若明知必來則將欲加請之不暇尚何撤

之敢議八年辛勤僅有今日一撤之後誠難更請無已則量留一枝兵累千屯戍南邊以爲聲勢使賊知 天兵之尚在而又請一將選帶數萬精兵姑爲退劄於湯站鎭江城等地布列撥報以通聲援策應籌度通行節制如有警急兼程馳援則是與留此無異而在我有所恃 天兵亦無久戍異域之苦 天朝旣許酌議具奏此是存亡大計關事之利害若不熟講明陳則後悔無及愚臣迂見如此伏惟 睿裁

請諡議

我國恪謹侯度世守禮義凡儀章名號稍涉僭逼者率

皆避之唯於 列聖廟號陵號后字等稱未免因循沿
襲之歸此盖出於國中臣民尊奉 君上之意而一自
姦人構捏之後自 上旣已從實具奏上徹 皇聰若
以爲自今以後凡干僭擬一切釐正則所當明白擧行
不復以 天將之聽聞爲嫌若以爲事係 先朝難於
輕議則無寧率由舊例俾喪禮節目不致差過可也今
以 天將之聽聞爲嫌而姑且停止以爲隨後之議則
非但 天朝耳目有難終掩而求之義理亦甚苟且至
於謚號則古者婦人無請謚之議雖不禀命於 天子
而諸侯之夫人大夫之妻皆有其謚杜氏通典曰夫人

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内下而化之故設謚以章其美惡公羊傳亦曰葬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謚之非僭明矣固當按舊遵行恐不必有所遲疑而若 殿號則尤無可避之嫌伏惟 上裁

通信議

賊之要信使久矣在我隄防若無所恃則一向推阻固不無可慮之機但前後請和非調信則玄蘇與義智輩彼家康則初無一字相及實若家康盡反秀吉所爲而真欲新修隣好則爲生靈勉從亦或一道被脅於反覆調信之餘謀不詳秀賴家康兩勢强弱之如何徑先送

人於日本則恐落於馬島中間恐喝之奸計而貽後日難處之患也若只送伶俐人於馬島詳探彼中情形兼以爲羈縻之策則恐無不可伏惟 上裁

又

家康雖挾幼檀國秀賴猶是其主而秀吉之餘黨布滿於內外則無論逆順前頭之勝負亦未可知也不詳兩間之勢而先致書於家康家康則必誇耀於國中而秀賴則必懷憾於我也安知今日之一書爲後日嫁禍之資也我國素昧敵情臨機多被所瞞在我旣無可恃恐刼亦在可虞則一番遣使雖不能終免要當審其情形

而俾無後悔耳恐不如先遣伶俐一人詗察家康要和之誠否及渠中事勢之如何而處之也項日獻議時亦以此意冒昧陳稟伏惟 睿裁

北胡老土焚蕩便否議

胡虜如犬羊易以威懾難以恩懷者是固北邊將士之恒言也然須審時量力乃能動而無悔此雖小舉以今時則猶爲大役乾象屢警人心渙潰外寇覘釁土賊横行憂危之狀不一而足此正靜吉作凶之時以此氣象守亦不贍奚暇伐人么麽小酋勝之不武而萬一蹉跌則損國威開虜患誠非細慮況老酋桀驁之態近來尤

甚移書欲辨疆界則遼將奔走撤居傳檄責還人口則
言辭顯示挑釁是其威勢已行於夷漢而信然之心亦
未嘗忘我聞與老土結婚忽溫通謀頃日鍾城之寇安
知老賊之試我淺深耶家家鞍馬甲冑壯士結陣橫行
之言既出於諸胡之告雖難盡信亦非必無潛謀暗擊
本非帝王明正之舉況我國機事欲秘則先洩藩胡與
六鎮士民情勢款密細事必通黠虜先自致疑而探聽
愚民啗於利誘而透漏則深恐南官之兵未及調發而
賊已先知邀請深兵隱伏阨路俟我涑卒蟻附鐵騎蹂
之則謂之萬全臣實未曉虜窟雖近師行難疾露師經

昏則最憂暗襲乘暮回軍則例被尾擊已事足徵雖行
何及工所謂威懾者臣實未解曰前焚蕩之舉凡幾度
矣如時錢之役逆水之役紅丹之役率皆帥臣張皇無
實之報以邀一時功賞當時則似若勝捷而此虜之跳
梁侵掠殆無已時反有甚焉未知果能懾之而懾乎焚
空廬擄病畜所得甚少而塞上健兒亡失太多其時以
爲無一人死傷自虜中走回者連歲不絕臣常憤之臣
恐我未懾虜而虜反懾我也豐界諸胡之獻物濟糧不
過爲大賊所刼似非必問之罪因而撫之則足爲我用
激而使叛則益爲彼助夷狄雖強無釁則不動却慮區

區一舉未足示威而適爲彼執言之資也臣之愚意姑令申嚴西北之備撫集軍民措峙粮械以爲來則拒之之策悉罷非時之舉以盡内修之方似爲得宜臣不曉軍旅而妄論大事迂愚之忠伏惟 聖明裁擇

遣使日本議

使臣之送日本送馬島利害輕重迥然不同盖歲遣之來去是馬島之所爲日本則了不相管信使之來去是日本之所欲馬島則不敢自擅但家康每使馬島轉請信使屢以不得請爲責至有適換島主之意馬島因此凡有要求必以信使爲恐脅之資此所以始焉懇終焉

乞乞而至於怒怒而至於刼也若其歲船之巻歸則請也至於動兵則雖家康必不以新附之衆輕侵與國况馬島則命脈在於歲遣豈肯以一使之遲遽絕百年之好哉不過知我内無所恃故示怒之之意懾我而從之也彼雖懾我我不必懾疑然不動任他來去固無不可而中外憂遑駭目相視者蓋以天時人事反覆相參雖無釁足以召禍故也大抵通使是非不必論向者讐賊纔退之後旣不免爲生靈計遣使通好亦已奏知 天朝矣厥後別無更絕之端家康自稱盡反秀吉所爲今又芟盡秀吉遺種混一倭域則要得一使以誇其衆是

其實情在我似無必絶之道　聖教所謂羈縻之策不可不講者此也然而謂之可絶而不送則已送則當送日本只送馬島計之拙也馬島挾日本之勢以謀刼我而一見歳船之歸遽送冠盖於島窟則彼必窺我淺深而笑我之落其術中也若以偵探爲言則甚不然釜山之距馬島只隔一帶水馬島之距家康越三大海路數千里請使之情僞不往可知動兵之虛實雖往難知此與先送松雲之時有異伊時則歳遣未講通使未往今則倭船往來如織倭使長在釜館彼中情形豈必入島然後知哉事無大小當稟　天朝處此機會貴在明白

今宜咨報摠鎭備陳家康請使之情因以偵探刷還爲名直送剛方一官於日本以塞其責一邊先令東萊府使作書於島主諭之曰貴島屢以家康請使爲言朝廷已稟奏 天朝不久當有回下使臣亦當卽發但家康則時無直請之書家康若誠信求使則宜刷還人口迎候於馬島云則馬島奸謀可以逆折而在我處置得體伸縮有權矣區區愚見如此適承下詢冒昧畢陳伏惟上裁

向化胡人朴吉尚等處置議

臣之過慮不待今日而常竊憂之矣此輩狡詐難測桀

鷙異常少拂其心輒生怨叛之心平居已爲難制之物
家畜兵杖勇能搏虎萬一南北有警則必爲域中之強
敵一自德龍之招積其疑畏轉生陰謀以至於此朴永
朱旣從西路以去云今已經月未聞見捕則必已得達
於老穴矣大則請兵而爲内應之計小則致書詰責爲
刷還之謀不可謂無此理也此輩朝夕出入半在都城
我國事情無不洞悉中外吏胥亦皆締結近日朝議必
無不知之理今犯不測之罪渠亦自知其難赦遂爲發
死心之窮寇或殺掠人畜轉鬪北歸則以我國孤單兵
力恐未易制之也或鳥竄蜂散潛行歸穴則以我國齟

齬盜直恐未能譏察也亦安知處處嘯聚陷村廬殺長吏以爲抗國之計而不測之人或起而助之耶今宜因此釁端拿問渠魁得其宂狀而特從減死之典以示德意勒配絶島使陰謀自解恐或便當伏惟 上裁

胡書受否議

此賊得志遼陽之後已知有刼盟之事而亦不料倨然以詔文加之也昔金虜據有天下之半宋朝棲遑一隅國命如綫而猶不得遽爲凌駕及其乞和示弱之後始有詔諭江南之號是則王倫賣國之奸謀縱吏而成之也今也此賊纔得遼陽已加悖逆之辭渠雖犬羊亦有

人心豈不知我國之不受此書是必有縱臾者探試我
所爲也曾見此賊將與　天朝交鋒則必先送人於我
無乃廣寧大兵與西㺚來逼之說或者不虛故慮我出
兵犄角而送譯恐脅因覘我動靜也耶國之欲不亡者
不忍甘爲奴辱於人也今賊旣以詔諭爲名是奴辱我
也是而受之則是甘爲奴辱於犬羊也國可謂不亡乎
言之至此不覺膽裂吳仲庫乃附賊之人也而猶以爲
不可受曰辭直則好矣云卽今遼陽州官巨寨若聞我
國受詔文於兇賊則耳目昭布透入　天朝其何以暴
白於天下乎宜令邊臣據理善諭曰從前汝酋之書不

悖於禮則受而轉達不害交隣之道此則了不可忍聞人臣義不可受云則彼亦人也必當自悔巳後之患恐不在於此也願申飭將吏添兵增餉駐劄昌義以爲必守之計勿徒以差官之往來爲可以緩兵而弭禍也狂瞽之見伏惟　上裁

毛都司及水兵唐將請兵討賊議

天下之事伸縮在我利害易見則隨機應變處之裕如矣此則事有兩難不得自由而前頭成敗有難測知臣等晝思夜度未得善策水兵之來料之久矣來則借兵亦料之矣由東路協擧此實天下之上策而今此毛都

司乃是軍門標下人從廣寧泛海而來與水兵如期而至徑襲賊陣擒斬賊將只以齟齬之兵唐突至此三尺童子亦知其危矣而猶且不怕若有所恃誠不可曉也沈國文先持軍門票文從陸潛來請兵曰急毛都司又以銀牌招募遼衆吳仲庫等一見革面內應殺賊無乃軍門費了許多商量有此籌策也耶若曰信如傳聞之說經略大衆進壓三义西㺚十萬入據瀋陽 天威震疊聲勢堂堂則毛公此舉真是奇兵一日之內掃平鎮江餘民帽服皆以復見大明日月爲感云八站思漢之軍必皆歸順諸處倡義之民亦將響應累萬之衆可以

之辨鼓行而西與大軍合勢東西齊舉剋日進勦則遼陽之收復指日可待如是而我國只怕奴賊全然不應坐失天下之機則毋論君臣大義逆順所係日後　天朝倘有詰問之事更舉何顏復有辭說若曰此皆區區祈祝之德談大軍未必進到西㺚未必合舉此不過毛都司倖功希賞之妄計云則數百孤軍安能抵當此賊若不麋爛於兇鋒必將奔迸於我境助虛聲而受實禍兵家之所深戒也到此地頭伸縮何能自由利害何以易見不知彼不知已不察勢不量力何能論斷此事此臣之所謂晝夜思度未得善策者也惟當詳探西邊消

息且待　聖旨之的下與否以爲更議之地而防守之兵業已徵發時在西邊者亦應數萬姑先抄擇將領結陣昌城義州之境以爲掎角之聲援未知如何伏惟
上裁

胡差答辭議

此賊自稱兵犯順之後未嘗一日忘我而向來通書求好非愛我也畏我之與　天朝通援協討也今旣長蛇封豕荐食開灣捲席諸鎭據有全遼必已置我於度內而弄我於股掌之間頃日小弄之來求國書差官者盖以將動大兵先探我動靜也今者纔陷瀋陽先送此胡

者是乃伏其兵威而試我之勇㤼虛實也始焉餌之以好言中焉動之以威聲則終必脅以悖辭無疑矣今若遽爲所動變易前日所答之辭則彼必知我無備而易動難從之事不忍聞之語次第至矣其將何以結末乎既無可恃之固又無遽絶之勢姑令邊臣以好辭答之一如前日所答而勿示我㤼弱之色以增侵侮之心此乃虛以示之以實之策也伏惟 上裁

假㺚來投處置便否議

剃漢之前後來投者不知其幾而然未有三千一時渡江四萬隨後將來者可憂可疑誠非一端奴賊之躡後

來請一憂也此輩之從中潛應二憂也存接濟活之難
三憂也謂以窮來投命則何爲馬肥甲利一疑也謂以
引賊前導則何爲幷率老稚二疑也萬千之兵紛沓出
來奴賊必無不覺之理而何寂然無追三疑也無乃奴
賊知毛將檄招而故送此輩先餌於毛以爲他日之用
耶抑無乃渠等所言 天兵之復廣寧壓三叉或非虛
語奴賊之虐遼民掠財産或是實狀而毛將之移檄招
諭或能使反側者回心革面而賊疲於西不能制東奔
之散卒耶賊之動靜衰盛邈然不知此輩誠僞何能逆
覩已來者雖難還送未至者惟當力拒而四萬之說若

果不虛則雖毛將亦有難掉之患我國殘堡弱卒深恐
禁之無力也大槩毛將受　命東來旣無搗巢覆穴之
勢數年謀猷惟以招納遼民爲第一事業維持掣後爲
天下大計得高爵取義聲皆以此也則我之所憂者卽
毛之所喜也我之所大惡者卽毛之所大欲也非但替
受之禍朝夕可虞萬千人口毛將所齎之粮必難遍及
雖使買辦而食穀粒當出我土西路已涸何能接濟失
所窮餓則勢必大掠昔日紅巾之變安知不復出於此
輩也今之事勢誠爲岌岌而懇諭毛將之外更無他策
宜告之曰賊之日夜伺釁欲一甘心於大人大人亦必

知之遼城新陷避死來奔者亦難測其誠僞雖以大人手下之兵曾於林畔之變亦有通謀之說況今此輩淪陷數年甘爲賊用者一朝捲來至此之多億萬之心大人其能一一推赤心於其腹耶安知奴賊知大人專心招諭捲送此輩佯若應募而欲售陰謀耶設令此輩以誠投順許多新俘大人必難周給窮而作亂勢所必至此不但小邦之憂也大人速令此輩盡移於島中察審情態抄留若干丁壯其餘漸次船送於登萊則可以折奴兇謀增我氣勢將計取計反爲勝手云則毛將非庸人必能辨此我旣不干賊雖來詰荅之有辭不勝癹婦

之憂敢陳迂愚之見言不知裁伏惟 上裁

通融號牌便否議

通融作户可除隣族之弊目前救民之政無過於此而軍額則必多減縮那移充定之際色吏操縱鄉井繹騷此實一軍籍也不可草草爲之號牌曾有垂成之制按舊而行似不至大段難事亦恐非時也兩件事俱是急務而俱有騷擾之憂旣不可計其小弊又不可並舉兩事則無寧先行號牌若善爲規畫則闔户自充民業有定通融之制雖不必别行而自寓於其中大敵壓境天將滿西萬一有協討之舉則伸縮有不得自由不先

措置臨急何恃抄兵之舉雖不可已而田結出軍之議
決難遽行姑以前定束伍仍爲團結去其疊役俾免偏
苦出身及士族作爲別隊大小邑酌定額數完復戶役
鎭管郡邑差送中軍遊擊千摠等將官常時則在家操
鍊有事則自領赴戰操鍊有成効者次次陞遷將官及
軍兵咸隷於體府使之調用守令則專意治民庶免離
任領軍之患將卒相慣足以爲用武士亦免積滯之苦
此事臣於庚戌年間忝在本兵時與其時大臣商定事
目爲 啓辭在於本曹未知今日或可採擇否也但今
大亂之後民生新出於水火之中譬如大腫纔潰元氣

奄奄須靜以調養以待蘇復此等事若不能善爲則恐
事未集而民心先動姑先詳定事目待秋冬卽行未知
如何倉卒承　命略陳所見惟在　上裁

園所五享議

議曰我國祀典本似煩黷故變亂之後廟堂與戶禮曹
兩司長官同議以　太廟旣行五享陵寢不必疊行大
祭入　啓裁減以爲定式非但爲時詘省費之意而亦
無限年之語今若復設則該曹似當依前更爲會議講
定稟處也至於　園所祭禮則四仲朔行於　私廟五
名日行於　園所該曹旣已　啓下遵行初非爲年凶

而姑廢亦非限過而復設恐難輕議伏惟　上裁

羅德憲等論贓議

議曰若以事在前時今不可一一追究而蕩滌勿問則此出於一時之　特命不敢輕議旣已現發之後則毋論前犯後犯只觀罪之輕重似是按律之體伏惟　上裁

陳賀日因　忌辰舞蹈權停議

萬壽聖節天下同慶之日親聖呼嵩對越咫尺　祖宗朝以來已有定制至于我　聖上至誠致虔雖遇事故未嘗一日廢禮正朝乃國忌致齋之日而亦不廢望闕

禮今以忌辰全廢大禮未知如何舞蹈一節本朝陳賀則亦有不行之時今因忌辰殺禮權停以寓哀疚之情恐無所妨至於禮訖還宮餘敬未散還由來路似爲宜當伏惟 上裁

虞祭服色議

議曰通典及家禮儀節所論衰服行祭者乃士大夫家禮也帝王家服制自不相同而旣葬而除子思著說甚明今旣據此除緦服於旣葬則虞祭乃是旣葬之後仍以衰服行祭似非禮文本意祭在葬日遽用吉服亦似未妥 宣靖陵之用烏帽黑角帶亦其意也今宜就此

祭酌講定施行未知如何伏惟 上裁

詔使儀註議

議曰問聖躬之禮及開讀請留事儐臣之對宜矣不請酒之文未能明白解見而設宴進茶之後仍爲行酒乃是次第應行之禮不書於儀註而行猶之可也必書以不請實是不必書之語而五禮儀如此故只依舊例書之云似當

仁穆王后祔禮儀

禮稱吉祭而復寢祔禮之宜近而不宜遠也明矣仍就五禮儀之文及祖宗朝已行之例而觀之禫後祔禮過

吉祭則仍行之不遇而其期尚遠則別擇日而行之似合祭酌損益之宜今欲待冬享吉祭而合行祔禮則八月閏八月九月十月延至於四朔之久禫後神御仍處魂宮恐非揭虔妥靈之道臣素昧禮學伏惟 上裁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疏

館學儒生請留僉知中樞府事成渾疏 己丑在泮宮作

伏以儒者國家之元氣也儒者之用舍而道以之顯晦道之顯晦而國以之治亂以至人心之邪正士習之汚隆無不係焉誠不可一日無也然而眞儒不世出聖君不易遇間有懷才抱道之士而或未能出世擔當展布心志則此固時運之所關古今之同歎而時君世主之所深羞者嗚呼世無其人則已矣旣有其人而又有願治之君出當可爲之時則斯豈非吾道之一大幸也哉

恭惟　主上殿下孜孜求道好賢有誠凡所以恢張賢路聳動儒風者可謂至矣而士習之澆薄人心之陷溺未有甚於此時甚至天理斁而逆賊繼起公論熄而異議肆行末世迷方之士久失歸宿之地悠悠世道已無下手處矣向使名儒碩士早當斯世以指南一時之人則士論之携貳庶有所調劑民彝之滅絕庶有所維持而必不至如是之潰爛矣臣等伏見行僉知中樞府事臣成渾以鳴世宏儒爲士林標的學有所傳道爲己任求之當世一人而已是固　殿下之所見而知之非假臣等一二而形容之也嗚呼以成渾之賢而遭遇休明

以 殿下之聖而獲見斯人同時之幸可勝言哉束帛丘園殊禮屢加寤寐思想 恩眷不絕以至銓卿優秩臺憲清聯擢任不次勉留愈勤則其所以崇奬寵遇不啻丁寧矣 殿下之於成渾可謂知之深而待之優矣然渾之長丐還山不一安朝者豈其心果於忘世不屑爲也哉只緣癃病沉綿勢未能夙夜於 王事有乖盡瘁之義而不能自安於心耳渾之此心 殿下亦知之故不欲強縻職事奪其素志 殿下之心誰不知之頃者新遭變故時勢蒼皇 上心殷憂若無所依輿思耆德首加優擢渾亦以朝家事急黽勉就 徵扶持衰疾

再入脩門咸謂 殿下之於成渾必將朝夕左右共濟
時艱彈冠之慶加額之望不謀而同而 殿下至欲置
之師儒以付作成之責此固古昔帝王所未有之盛節
也廷議不一竟寢其 命有識之士誰不惋惜今者上
書告病釋紱還鄉而朝無請留之章 上有難屈之意
嗚呼成渾之不能供職非無眷戀之誠也 殿下之許
其辭退非乏之待遇之恩也 殿下之美成渾能成之成
渾之高 殿下能遂之在 殿下容賢之禮則得矣在
成渾進退之義則當矣抑臣等之齎咨涕洟不能無慨
者蓋有意焉夫儒者之於國家也一日在朝有一日觀

感之化一日輔君有一日成就之益一進一退爲道輕
重其有關於斯世大矣是烏可輕其去就也哉況當今
師道之絶久矣人不知學士昧所趍頹風敝習日就滔
放苟無先覺以開後學則羣蒙擿埴倀倀然如瞽者之
無相以之爲己則反道而倍德以之事君則後義而先
利將喪之斯文終無稅駕之地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
矣成渾之來也雖不能服勞供職趍走機務而儒紳有
所欽仰國人有所矜式隱然有泰山喬嶽之望提撕警
覺之餘咸有依歸之地良士勇善僞夫去飾洛陽之士
感化於堯夫晉鄙之人薰德於陽城師友之功顧不韙

歟況渾荒凉旅寓荏苒數月而咫尺輦轂未覲　天顔
忠疏一奏採施無聞告章三上遞命例下昔者所進今
不知亡　殿下之心雖出於憫其羸瘁待以優閑而
殿下此心人豈盡知咸謂　殿下待賢之誠有所未盡
觀瞻所係朝野解體多士缺望若失所依豈非深可惜
者乎矧今逆賊之變出於搢紳朝著渙散衆心危懼災
沴荐疊民生塗炭當時之事可忍言哉苟無大人君子
立乎　朝廷以主公平正大之論以盡導迪誘掖之方
則臣等恐　殿下之國事無復可爲者矣成渾雖高遯
林泉若將終身其愛　君憂國之念不應以進退而有

間苟能待之以禮盍盡其誠則渾之去路未必非來路也伏願 殿下假以温綸亟使還朝上不以授職任官爲待賢之道下不以陳力就列爲事君之義淸宴之暇時賜顧問開沃 天聰啓發聖學竭盡底藴展布經濟使從容論議坐鎭偸靡之俗而陶成寅協之治丕闡大明之運則和平之福於變之盛自此可致豈特臣等有所依歸而已臣等羣居魯泮久沐 淸化亦嘗有尊道慕善之誠矣願得師表之人獲見薰陶之益而自聞成渾之去相與聚首興嗟翹企之心久而愈切區區之抱不得不達於冕旒 殿下倘不以言微而忽之則吾道

幸甚國家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儒生空館時辭知館事疏 辛亥夏

伏以人君受言之道有從其言而不從其意者有不從其言而從其意者苟從其意則言雖不從可也意苟不從則言雖從猶不從也故下之趍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人君好惡爲下民影響顧不重歟今者 聖上旣從大臣之言並 採臣等所陳却寢儒生削籍之命日月之更人皆仰之感幸之極不知所喻第削籍雖寢而聖怒未解則是言雖從意不從也儒生所爲設云過激本非館官所與知也旣不及知則何能捄正而今乃以

儒生之故無罪受譴一時罷遞是則非惟不從其意亦不從其言也受言之道夫豈如是怒甲移乙先聖所戒況此本非可怒之事乎諸生自闈削錮之 命累日空館遑遑於道路今雖容釋而移罪於師儒 聖上欲罪之意猶夫前日諸生禁錮之罪猶在於身士亦從意之民也豈肯安心還集不從其意而但從其令乎今雖招集是猶欲其入而閉其門也待士之道不亦薄乎大學公論所在士者國家元氣不可以力制不可以勢屈人君之培養士氣常恐其疲軟不憂其狂直其於事體節目固不當訶責雖有不中不倫之舉未嘗不優容獎礪

以養其氣爲國之道貴得民心而四民之中士爲第一失士之心何以爲國今欲使已散之多士復集學宮則惟有慰諭鎭定而慰諭之責不在於遣禮官又不在於遣近臣惟在於快示開釋之意使多士感化於包容之量耳前後 聖教嚴峻切責儒生過激之失必自知之亦出於爲先賢洗耻之意何必深罪之不已益致其激乎今若還寢移罪之 命以慰多士之心則爲士而屈
聖德益昌轉環之義孰不欽仰伏願 殿下幡然改圖終始省察焉館官既皆罷遞臣職忝知館名在一館之長理難獨免罪罰請 命先賜罷免以安臣心不勝惶

隕戰灼之至

蒙　恩後辭職再疏 癸丑夏

伏以臣蒙被大造復見天日將死而生旣骨而肉魂夢猶驚髮膚皆恩伏讀前日　聖批旣以洞釋無累爲教又以體意安心爲諭看來淚迸讀之聲咽惟當竭節効死圖報涓埃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但天日孔昭寃狀旣蒙湔雪而一汚兇口終身難以洗耻身雖獲全名已虧矣更擧何顏復玷朝班况臣之所帶本職及文衡等皆是極重極華之任臣何敢偃然仍冒汚辱名器公議至嚴進退狼狽憂惶踧踖五内震掉當此鞫獄方張之

日非不知瀆擾之爲罪非不知退伏之爲未安非不知
瘝曠之爲不職情勢蹙迫不能自已伏願 聖上天地
父母俯察微臣危懇亟命鐫削臣本職及兼帶大提學
等諸銜以爲終始曲全之地不勝戰慄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災極遇坎窞甚觸藩情激于中不揆僭越瀆犯
天威連上疏章 聖渥如天必欲全安譴罰不加慰諭
敦懇嘢感恩私涕淚盈襟微臣污衊之寃雖已蒙痛雪
而狼狽悶迫之情猶未獲畢燭每下勿辭之教仍賜盡
職之諭臣誠惶恐益無所措臣本戇愚不曉俗態惟以

當官盡職事君無隱爲平生所期負值此主辱臣死之日何敢飾辭虛讓干擾至此乎第念禮義廉耻均有天賦苟失乎此人不爲人古之人與惡人言猶云若將浼焉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況此窮兇極惡之賊乃舉臣名於其喙則所汚奚止與言所辱奚止塗炭始初被逮惟恃天日斧鉞是甘何望生全生全爲幸官職寧論原情燭冤快賜昭雪在　聖上體下之恩則天覆海涵而顧微臣自處之道則當守一端廉隅同時被繫者或因他事或將本律並被輕重罪罰而臣獨竊擬巍班忝帶華銜臣雖欲自安心可欺乎杜門省愆以竢公議側

聽逾旬久猶寂寥行休兩難進退皆險到此地頭方寸亂矣况臣之忝本職今三載忝文衡今五年連章乞免前後凡幾度矣負乘妨賢拙手代斲人非鬼責久萃於身福盈釁積竟招斯禍官非倉庫榮豈獨專回思瞿然不寒而慄到今罪累餘生驚魄已散豈敢仍冒重任更議典禮翺翔館閣復治筆硯乎臣之危懇非始今日伏願 聖上曲加哀憐終始濟活臣本職及兼帶大提學等諸銜並命鐫削俾臣危蹤得免顛沛則夷險進退此心如丹一息苟存豈無効死之日臣不勝瞻望涕泣之至

四疏

伏以㖟感之中瀆擾不已恩私未報罪慢愈積臣是何人此時何時苟非木石寧不知懼而情迫勢蹙不能自已屢承 恩批益復兢惶因首脅息一味循墻適因史事召命再下驚感之極趍不俟駕從他駭笑復玷班行頭同行屍罷若軒鶴惟思盡瘁糜粉是期而第以非分華銜尚今纒繞名器久涴物議難容撫身顧影恍如夢覺逢人自汗聞語先驚縱欲自安人謂臣何徊徨憂惱五内易置達朝不寐終日忘食忽忽如狂踽踽靡騁臣之情事其亦戚矣從前 聖恩如天旣已再活徽命到

令曲全危蹤實是終始大造伏願　聖上天地父母俯
察微臣悶迫之情臣本職及兼帶大提學等諸銜亟賜
罷免

五疏

伏以情迫則呼天痛極則呼父人之常情也　聖上之
曲全危命不啻仁天之覆育微物慈父之憐護弱子亦
旣濟臣於水火寧不動念於哀呼臣之仰呼固已舌焦
而聲竭矣猶未蒙俯燭危悃是必臣之誠意未能上格
於慈愛之天嗚呼亦命也臣本白癡無他事業惟以竭
盡筋力當官盡瘁爲報效之圖顚仆之前未嘗出沒避

事況此主辱臣死之日苟非萬分狼狽萬分悶迫則何
敢瀆冒宸嚴至於四五而不知止乎臣之情勢日益難
安欲進則公議可畏欲退則　聖恩難負回徨跼蹐時
日荏苒冒耻隨行顔厚如甲到此地頭不惟臣身不能
自措雖智者亦不能爲臣謀矣以　聖上之明察豈不
燭此而猶惜一兪臣實悶焉縱云微臣猶堪驅策餘喘
尚存寸心如丹鉛刀一割豈無他日姑聽自劾以全臣
志豈非玉成之洪造乎況議禮劇務文衡重任官皆華
顯世共艶慕臣前後六忝今十四年偶然再兼亦且五
載已試之績驢技止此瓦缶土質中實枵然半世虛名

只賭賊招浮榮無用實禍已溢未能裨國徒以喪身臣雖執迷敢欲久專濟濟清朝羣彥林立文華重望久屬時譽如臣朽拙只合守分伏願　聖慈察臣情事亟命斥免臣本職及兼帶大提學等諸銜臣不勝瞻望泣懇之至

六疏

伏以微臣濫蒙生死骨肉之恩銜感之餘但當竭身效死之不暇而每以私情塵聒不已臣實死罪臣實死罪念臣狼狽惶悶之情前已累瀆今不敢更舉且臣痼病難堪之狀涉於自便亦不敢冒達第凡大小官職皆有

任限久則必遆自是法例臣之所忝本職及文衡諸任或至三四年或至五六年官爵公器本非一人所可獨專況以駑才蔑學叨竊至此臣雖無耻其於物議何拭目清班羣才蔚興如臣衰退理合置散豈宜獨立輿望之外堅坐衆嘲之中上以負國下以自誤乎矧自罪禍之餘形骸徒存萬念俱灰已與文墨判爲二途雖欲抖擻餘䰟收拾小技低垂不振瞶瞶日甚坐署吏牘亦復茫然何敢仍叨重任重辱名器乎伏乞 聖慈曲察微臣前後危悰臣本職及兼帶大提學亟先遆免不勝懇迫之至

三度呈辭只遆宗伯文衡後又辭兼帶及知樞疏

伏以臣罪禍之餘分甘廢棄而誠意淺薄不能動天非分職名久在身上回徨蹴踖不得自由強顔行公重得罪於公議　聖恩如天必欲曲全華銜劇務並許遆免俾遂微臣累歲連章之懇且置之樞府優閑之秩非臣始望所能及此感激涕泣不知所言惟當粉骨靡身以報非常之眷更有何說復瀆宸嚴第臣兼帶多未盡解藥房提調職親地禁經筵賓客史館備局皆非負譴之臣所可冒據内局則事務緊重尤不可一日曠廢而臣於屏伏之中疾病沉痼舊患左膝蹇澁之症乘凉重發

遍身針灸今已多日跛躄轉甚起動須人頑痰塞胷夜
不能卧有時閉絶危喘如縷皆出積傷藥餌無效臣之
今日悶迫情事狼狽蹤迹　聖明想已下燭必不待臣
之煩瀆而癃病之状又復如此恩除未謝偃蹇陳疏臣
子分義極爲猥濫將發復止罔知攸爲只望内局有以
處置而時月荏苒久猶寂寥僵卧私室益願速死伏願
聖慈天地父母更察微臣前後危懇臣之本職及兼帶
藥房提調經筵賓客春秋館備邊司宣惠廳承文院司
譯院提調並許鐫改不勝瞻望懇祈之至

二疏

伏以臣獲罪于天疾病沉痼情勢蹙迫冒昧陳乞廢伏
私室恭竢罪罰　聖批嚴切責臣速出捧讀百過不知
死所臣非木石寧不知惕感激之餘繼以涕泣竊念臣
福盈禍溢名汚賊喙雖蒙　聖慈明燭快賜昭釋而公
議不容謂空廢棄冒耻行公臺評果發是實自取何敢
怨尤雖甚頑鈍亦有秉彛豈至於都無廉耻亦豈至於
全昧分義第臣無帶華銜尚多纒繞不可仍玷猶夫前
日而內局則地近任重非罪累之臣所可苟冒亦非癃
病之人所可支堪用是憂惶久未敢出謝　恩命聖意
遲回不忍遽棄舊物因仍曠廢荏苒數朔到今事勢日

益狼狽今欲貪戀　聖眷強顔再出則非但病勢日劇
不堪驅策抑必羣嘲衆笑無以自立　聖上雖欲曲加
全安必不可得矣出旣晏然退又偃蹇臣之情事其亦
戚矣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更察臣病勢及危悃遞臣
本職及兼帶内醫院提調經筵賓客春秋館備邊司承
文院宣惠廳司譯院提調俾臣得以安分待盡則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臣不勝瞻望屛營之至

三疏

伏以臣罪譴之餘屛伏經年歆感恩私日夜霣涕入地
之前惟期隕結第以兼帶華銜尚未盡解尋常惶赧夢

寐亦驚而從前陳乞瀆擾已極一向連章有所不敢杜門內訟以俟公議目今節屆春和開筵政急臣所帶同知經筵右賓客是何等職任仍帶至今實所未料縱欲自安人其謂何況臣癃廢餘生百病所集軀命雖存神瑰已奪毋論才望之不似學術之難堪揆以精力亦不可一日冒據重貽顛隮臣誠悶迫不知所措伏願 聖慈曲察臣危懇臣兼帶經筵賓客史館備局並賜遞免以安愚分不勝瞻望懇迫之至

三度呈辭遞刑部後乞免陳奏使疏 乙卯秋

伏以臣得罪公議重被臺評席藁逾月恭俟斧鉞 天

恩海涵不忍加罪強拂羣言曲全微物以臣之故久勤
聖念殺臣之軀難贖此罪惶隕感激處身無所悽遑郊
外冒上三章再蒙恩暇終許遞職臣於是時益感 聖
慈終始保全之恩銘佩之極但有涕淚第臣所差陳奏
使及蕪帶諸局未有准旨側聽多日亦未聞朝家有所
處置臣敢不避煩瀆更陳狼狽之情臺官所論非是尋
常特劾淺鮮罪過觀其彈擧之辭皆是人臣所不忍聞
誠無顏面復玷朝班況此辨誣大事乃敢叨據上价偃
然朝天乎當初浹賊之招始以臣參宴爲言繼以名熟
於口率爾發言爲解臣於悌男雖不常相往來而庚戌

年間數度大宴舉朝皆會之時臣果與焉臣於供辭一
一首實 天鑑孔昭洞燭無餘慰諭丁寧釋不移晷贖
臣性命全臣職名至以洞辨快雪爲教被逮之中臣獨
全安生死骨肉之恩報答無路竭節盡瘁是臣職分而
名旣汚辱勢難冒據華顯雪涕陳乞不啻十餘章矣自
分廢散爲一棄物不意使价之命乃出於千萬夢寐之
外衰病餘生自知不堪驅策而惟思顚仆道路少伸報
効之願强出治任全昧觸忤猝陷危穽舊累新發辜恩
悞事身敗志喪灾極遇坎窘甚觸藩忽忽自驚踽踽靡
騁到此地頭不惟臣之情事蹙迫不知所處雖 聖上

亦無以爲臣計矣臣旣不幸出於賊喙輕重虛實今復誰辨柱後彈文々而益嚴悸愧惝慌心膽俱墜雖甚頑鈍亦有靦隅刳肝滌腸難以滅耻杜門屛息猶懼難容今若抗顔爵命則非但大拂物情區區名義掃地盡矣況臣癃廢殘骸百病所集胃癥痰癥乘時交攻心神耗喪軀殼徒存揆以精力亦不能堪伏願 聖慈察臣危懇陳奏使及本職兼帶賓客提調並賜遞免臣不勝懇祝屛營之至

再疏

臣情勢狼狽冒陳危悰誠意淺薄未能上格 聖批丁

寧不准所辭遡臣宥究勉臣大事莊讀百過不覺淚迸
而聲咽　聖渥至此無以報答區區血誠天日照臨雖
赴湯蹈火有不敢辭况啣命朝天是人臣榮慕之任邪
誣主辱是臣子効節之日顚仆之前豈敢有一毫規免
之心哉第以被論之人彈墨未乾抗顔行公臣所未學
况彈文中有曰須差辨誣使物情亦已憤惋云則臺論
之不獨爲刑部而發審矣有口者皆言祟在使事云其
間曲折臣不敢一一明言而臣處事踈脫不能周章致
此困厄亦必有所自取勢之難便國人所知臺論甚峻
旣以爲不合使价則臣雖欲冒往得乎　聖上雖欲強

遣得乎臣踈節骨體縱不入時揉而與物無競是臣素
性立朝幾三十年未嘗受人齮齕遭際兩朝躐躋淸華
竊取虛名榮寵至此衰晚之餘禍出無妄一落坑塹人
得以蹂躪始焉下石終或按劒但當自反尚誰怨尤臣
雖無狀名器可惜一人捽髮批頰而一邊與之酒食則
雖甚無耻豈能下咽此翳桑餓者之所以不食嗟來而
死者也以　聖上之明燭非不知臣之情事決難此行
而猶且不卽遞改者必以臣之頑鈍不足以論禮義而
襪線之技或可裨補大事也臣病廢年來全抛文墨震
盪摧沮之餘經寸之地灰燼已寒雖欲策勵一向低垂

況許筠之文華才敏旣蔑於人則如臣衰退何能有無於其間哉伏願　聖上更加憐察臣所差使价及本職蔣帶亟賜遆免不勝幸甚臣無任瞻望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誠無狀萬死萬死臣誠無狀下之不能自立得罪於公議上之不能見信於君父有大聲疾呼而未蒙採錄旣未蒙採錄而猶不知止瀆而又瀆臣罪又萬死矣臣雖無狀粗知事君之義君命之不敢違臣豈不知臣無所能惟以當官盡瘁遇事不避爲平生所自勉蒙被洪私報答無路赴鼎鑊蹈水火亦所甘心第人之所

以爲人以其有禮義也廉耻也苟昧乎此人不爲人先
失其身何以事君臣既以不合使价顯發於臺評則雖
尋常節使猶不可抗顔況陳奏之任自古重選而雪主
辱洗邦誣是何等大事敢以被論之人偃然承當乎臺
評之停只緣　聖批之久拒且謂臣亦有廉耻必知所
以自處非見許於公議也既不得見許而猶且冒往寧
有是理臣雖欲貪戀恩榮人謂臣何臣孤蹤踽踽所恃
者　聖明遭此狼狽若不蒙　聖明憐察而强使之牛
維馬縶使微臣區區所守之一端廉耻幷與喪失而無
餘則　聖上之於微臣顧何所取而亦恐辜平日待遇

之恩也伏願　聖明將臣所帶陳奏使先賜鐫免逋慢之誅臣當席藁以俟臣不勝瞻望懇祝之至

特差陳奏使辭職疏己未冬待罪郊外時

伏以臣冥升不止過福召災自速罪戾爲世大僇栖遑郊外分甘誅竄　聖恩如天尚今寬貸臣之始願所不及此席藁囚首與死爲隣不意天日之光乃及於覆盆之下拔臣罪籍授以重任聞命驚惶久而靡定感激恩私涕淚盈襟同時被譴之人俱在待命之中而臣獨首蒙湔滌念臣何人獲此不世之恩一死之外更無報答之路臣雖大病未蘇柴頓更極一縷之命尚在喉間顚

仆之前何敢言病主辱臣死分義當然赴湯蹈火亦不敢辭况朝天乎但當收召驚魄驅策殘軀以效臣節之萬一而已第念臣之負犯非是淺鮮罪過尋常彈劾律名極重公議至嚴設令臣實有專對之才猶不敢偃然承當况臣空疎本無所能昔也猶不如人今又加老矣有何精力可堪此幹深恐辜恩誤事終累 聖明之特簡也回徨踧踖措身無地伏願 聖慈察臣情事亟收成命以安愚分以濟國事臣不勝瞻望祈懇之至

陳奏使回還到迎曙辭職待罪疏 時以詩稿示學士事臺諫論啓

臣於本月十五日在迎曙伏承有 旨命臣仍奉 勅

書以來臣奉讀感激不知所達第臣方在重論之中不敢偃然狀啓謹冒萬死仰陳狼狽之情伏惟 聖明垂察焉臣賦性疎拙在本國亦不以私稿示人而 中朝之人則頗喜自印其稿故意臣亦或有之前後往來時多有求見者頃年丘坦再送書求之而臣皆不曾出示此則 聖明之所知也今行在北京偶因序班葉世賢求書於汪學士彼乃固求臣製屢辭不獲書示沿途所作汪手書序文要令刋出葉乃謀刋其序并及臣稿其間曲折雖出於不得已而臣遇事無心始不能牢諱拙作終不能固止刋印臣之罪大矣臺評猝發律名極重

前後罪目一時狼籍惶隕震掉直欲鑽地而入臣所奉
皇勑欲依命仍奉以進則公議至嚴決難抗顔而大禮
已迫 聖旨特下臣之進退罔知所處伏乞 聖慈亟
正臣罪以安臣分以答公論臣不勝瞻望跛蹐之至

辭兼禮判疏 丙寅春因喪制有嚴教公卽上疏待罪

臣素無學識濫蒙 恩造當此變禮之日復忝禮官之
長思欲殫竭心力以敦葬事惟其老病昏耗事多顚錯
常切兢惶自知罪戾而苟有所見則不敢不隨事禀達
臣之職也仰惟 聖明旣勉抑至情俯循大臣百官之
請則凡干節目自當差別而若乃一定之制則有司之

奉以遵行自無難事或有情文之難以酌處者則不得不上體　聖心下循羣議區區一念只欲納吾君於無過成大禮於無憾而已發靷時五禮儀有率百官陪往之儀此則　大王王后喪臣葬君之禮也然而遠事雖未詳知　仁廟欲往山陵大臣禮官爭之止於城門外哭送　宣廟朝三度國葬皆於闕門內哭送人皆傳說至於河東府夫人發靷時　宣廟欲哭辭於外而禮官爭之只自內下庭望哭此則相臣分明記知故臣之愚意蒼皇紛擾之中人君舉動犯夜出城極爲未安願遵宣廟已行之制玆敢再三陳禀瀆擾之罪臣誠萬死至

於書筵服色欲以淺淡者五禮儀 殿下及王世子爲
外祖父母麤布帶五日而除王子以下之喪則只擧哀
而無服此卽禮經所謂諸侯絶期之意而王世子名位
一樣故也帝王喪服本與士大夫不同況莫重者三年
之喪而 殿下猶且爲宗統而降服則王世子之服亦
安得不降於變除之節乎王世子之期服與 殿下之
期服自有輕重 殿下卒哭前視事旣以白袍則王世
子書筵視事當用淺淡卒哭後服色亦當次次稍降此
意曾與大臣議定而適因 下問敢陳曲折非敢以己
意斷定而倥偬之中措語未瑩不能達意伏承 聖敎

惶隕戰灼直欲鑽地而入人臣受此罪名何所措身但當杜門聽勘恭竢罪罰之不暇而父母之嗔怒撻無非敎也起敬起孝復陳所懷子之道也且都監事務緣臣曠廢益重臣罪尤極惶悶玆敢冒死陳疏臣以禮官議禮節目旣違 聖旨而迷不知變以中節決難一日仍冒伏乞 聖慈亟正臣罪以定大禮臣不勝激切屛營之至

再命招未進待罪疏（壬申冬 左相時）

伏以臣之呈告未久而朝廷適有議禮之事 聖上必以臣爲引咎托病乞免之計纔上促召之 命繼下臣

驚惶震越不知所措此皆臣行身無狀不能見信於
君父也臣尤用慚悚只願速死臣之病勢若不至十分
苦劇則癃羸衰朽之年冒寒鍼炙豈樂爲哉乍動益痛
欲起還仆瞻望　宸扆無計赴　命人臣分義死無所
辭危迫悶蹙席藁待罪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月沙先生集卷之三十

劄上

諫北征劄 癸亥

臣以不才待罪備邊司伏見近日朝廷將有事于北鄙
臣竊伏自念今日之勢可謂岌岌以兵則死亡太半以
糧則公私俱竭器械則凋弊人心則潰渙以此氣象自
守之不給何伐之敢論然而爲此擧於此時是必有不
得已之勢存乎其中方面之臣揣度形便而有此獻策
廟堂之議審量事勢而有此擧措此非細事夫豈偶然
聖上屢下遲難之敎言官亦上諫止之疏意謂此擧終

必中寢臣近以賤疾屛伏私室昨到備局與聞末議
廟筭已成師期已定臣於是益知有大不得已之勢也
臣足未躡邊庭愚未解軍旅實未知北邊之勢如何惟
當奉行成筭而區區過計終不能自已徊徨憂悶竊求
其所謂不得已之勢則不過曰賊胡搶掠無常不一征
討則無以懲創此則然矣然而以臣愚料之則勢有緩
急時有利不利伐之而蹉跌國隨以亡已不足論伐之
而未能快勝則禍大而難了以此兵力其果能蕩覆穹
廬殲盡醜類乎夫老土明看之侵擾我邊者無非邊吏
失律撫御乖方之致又安知老酋兇謀久有窺覘之心

使之先試我淺深乎今當申飭邊備愼擇將士據險守要增防添戍來則拒之去則不追以逸待勞以主待客蓄力養銳固守封疆或嚴辭以責其來犯或好語以諭其自新羈縻鎭定常使直在於我則彼雖欲舉兵來侵旣無可乘之釁虜亦有心豈無好音之懷乎零賊之出沒自當不戰而定矣今若不量兵力先犯强寇竭盡屬喉之氣手搏負宂之虎縱使焚其廬幕獲其老弱區區小捷必不能動老酋之一髮而適足以示我兵之强弱則是一番不武之勝未免黔驢之技老酋若因此逞憾以爲執言之地傾巢一舉報復爲名則其將何兵以禦

之何策以却之乎況開釁有戒趍利非策輕兵深入以
全盛之力猶或難之今時何時也大敵纔退 天兵滿
國賦役煩重民生愁苦瘡痍甫起流徙未集海波無阻
兇賊已有再逞之聲南邊之民固已荷擔而立內而鼎
席久曠無倚毗之相外而閫帥匪人無專制之才紀綱
大壞朝著不協人以當事爲深戒士以避迹爲良策萬
目睽睽百爲墜廢棼棼擾擾視國事爲餘事憂危之象
不一而足識者之仰屋久矣此正靜以養之安而理之
廣求賢才收拾民心君臣上下協心共力措置操練以
爲刷耻圖存之計而調兵之令一下中外騷擾行齎居

送怨呼盈路蠢蠢之民豈知所謂不得已之勢乎且禦
人猶當量力伐人豈可草草不爲則已爲之則所當熟
講而預措多調而厚賫使勝筭先在於我豈可容易講
定於立談之頃乎兩西之兵今始將調文移點發之際
秋序已過今年節促北地寒早若到十月則應已雪深
驅此單裳薄衣之民以冒裂膚墮指之寒其中有馬者
十未一二千里徒行手足胝胼士氣先惕不戰思潰雖
勇夫健兒無所施其技而況紅湏朴加地勢極險惡川
巨壑通行甚艱一夫守阨千騎莫進露師經宿之際賊
伏可虞機事易洩我國長技倘使兇賊覘知預爲之備

則逡稽之險皆足以僨軍豈不危哉自前所謂焚蕩之舉皆是喜事邊臣徼功之策而其實則得不補失威未足張往年時錢焚蕩之後能得幾年慴伏而復有此侵擾乎況時錢則其時主將默定於心乘機猝發以收疾雷之勢今則異於是舉動如此踈闊機謀如此齟齬如是而能辨事者臣未之見也國運猶否天未悔禍萬一不幸倭賊再肆則南邊誰禦北釁誰當伏願　殿下特令大臣再爲商確已定之策如難以徼末小臣一言中止則姑令當事之臣將已調之兵分守要害以防竊發臨機量勢以待可乘之會慎勿輕舉妄動孤兵深入以

貽後悔千萬幸甚臣章句書生一味迂濶兵家大事沮撓有罪而區區憂國之誠自謂不後恒人言雖荒陋實出肝膈伏願 聖明留神焉取進止 答曰省劄深用嘉焉予雖粗知卿之有才而不圖其智出尋常料敵勝負若是其如指諸掌況於劄中描寫時勢極陳人所惡聞之直言此又人所難能也予自詫其有人矣北鄙之事似不得不舉而我國之事機謨膚淺措處齟齬每每如此今始調兵指揮誠可慮也當更爲議處

辭戶曹判書劄 庚子夏

伏以臣頑福逾涯過灾將臻疾病驟作昏仆累日不意

陛秩之命遽及於病伏之身驚惶震掉久而靡定方屛僻蹴踖以俟公議外竊念八座之聯官任尊隆决非人人所可冒居而度支之長卽周家大司徒之職也其曰掌邦賦其曰擾兆民上經國用下制民産此果何等職任耶委重愼簡從古卽然而在今日爲尤重焉苟非精通吏事練達時務才望幹局允恊輿論者莫可一日叨據臣本庸愚倖竊科第釋褐筮仕僅餘十年而草土病廢恰居其半徒以文墨小技過蒙抜擢數年之間位至宰列尋常感激祗自涕泣豈料正卿之命又下於今日是必淺量已溢命限將盡逐年冥升以速盈滿而然也

歷觀近日以臣之年官至尚書者雖或有之率皆才德夙著而陞超之驟未有如臣者臣之死亡固不足恤而抑恐上玷聖鑑下汚公器倖進苟受之風自臣而益長也況臣性素迂踈最欠詳密不閑典章尤昧剖析其於物理人事全未曉解此實儕僚之所共知而出身之後未嘗一經錢穀之地都無踐履聞見之資上年之秋叨貳此曹適逢軍餉急缺之日不敢控辭觸事露拙毫無裨補常竊自笑以爲使臣投置散秩得丐閑便養病守靜十年讀書則年齡未衰目力猶明庶幾卒業不負素心至於理財之實用則雖欲勉焉終難强爲盖其才不

逮而器不稱也親舊知臣者多勸臣早退而再忝仍冒
至于今日者只以叅佐之任不比長官而隨分效勞是
臣素願故尸素隨行已近一周其於措置料理調度節
損等事自分難企拱手備員今若擔當總裁將必立見
僨敗臣身固已分死其於國事何臣誠悶蹙罔知所措
臣自頃日得寒熱似瘧之證冒死呈告得蒙恩暇閒命
以來憂悸不安疾勢轉劇委頓床席元氣澌盡飮食專
廢醫藥無効於公於私尤極狼狽伏願　聖慈諒臣言
出肝膈特許亟收成命則瞑目結草死無遺恨臣不勝
戰慄屛營之至取　進止

再劄

臣情激于中不揆僭越敢將危懇瀆犯天威誠未上格未獲允俞悶默經日心腸痞塞臣實狼狽罔知所以伏念朝廷之命爵或以才德或以功勞或以踐歷外此則皆虛授也臣年未強仕仕僅十年猥荷殊恩躋躐至此年除歲遷悉出 聖簡臣常感懼無地自容惟思罄盡筋力不擇夷險以爲區區報效之地從前所忝孰非冒據而至於正卿之位則實是生平之所未期限量之所未到自覩宣麻魂夢猶驚雖欲抗顏決難承當況因才器使朝家之政體量力受任臣子之分義茲者國計之

板蕩民生之困瘁俱到十分地頭欲裕財則必病於民務祛弊則難備於用必須調其損益酌其盈虛庶可以上副憂勤下寬疲瘵而至於百司之出納萬貨之低昂絲棼雲委眩眼迷瑰苟或豊約失宜斂節乖方則毫忽之差利病相萬若非全才通識綜理曲應何能迎刃縷解不爽經費乎臣迂踈齟齬計拙謀生旣乏資身之策未救十口之飢寧有適用之才可治千乘之賦一自忝貳此地常欲殫竭心力而器旣不適動輒生梗有時發決率皆冥行徒敝精神莫曉頭緒如此而冒居其長欲有所爲則非但下失量力之義抑且上累器使之政當

令此任固非試可之地誤事之後雖悔何及臣非飾讓亦非避事寸忱所在國耳靡他不避煩複冒死再陳伏願 聖慈哀憐毋察亟收成命以授才能使臣得以安分調病獲全微命不勝幸甚臣無任吁恩望聖憂恐竢命之至取 進止

辭大提學劄 辛丑秋

伏以臣受氣最薄夙嬰癃疾齠年志學嘗慕作者之風而因病習懶遂爲自棄之人掇拾前人陳言腐語以爲科臼文字有類俳優只自忸怩逮至決科之後視書卷爲已用之物不復專意收拾繼有兵亂遂至荒廢從事

于西未嘗以束書自隨草土三年憂病送日縶官來京世故多端職事倥偬歲月荏苒四十之年忽焉已迫點檢半生只是面墻中夜自歎有愧古人不幸盜竊虛名厚誣 聖明陞擢之恩特下於奏辨之日提學之命又出於衆棄之中皆自膺簡不因僉舉文墨遭逢之盛未有如臣者臣常感激鴻私晨夜雪涕只以一死爲圖報之期不意文衡之任又及於夢寐之外臣驚惶累日不能自定竊觀學士之職實專辭命唐宋以來最重是選至於加一大字則雖以張燕公之大手猶復固辭不受其任之重從可知矣歷數我國膺是任者必負一時之

望爲士林推重者方恊輿論苟非其人決難一日叨據
臣雖欲冒昧寵光又安可竊取華銜徒作榮身耀世之
資乎臣之本職及兼帶諸局孰非忝據而至於此任則
尤不近似臣實悶迫不知所以況臣數年以來連仕劇
地苦務役體吏事縈心已與文字判爲二途而上年忝
長度支猝遇國恤於經費板蕩之時兼供大軍撤還之
需積用思慮焦渴傷心神氣素弱遂成煩悸自是之後
昏耗日加健忘頓劇遇事怱怱茫然自失必須數年調
養杜門謝事息心闕眠收召魂魄庶可惺惺本源復齒
平人以此材學以此精神雖使拱手隨行坐署吏牘猶

有不逮況敢揮毫摛藻了此重任乎臣非飾讓亦非避
事伏願 聖慈曲垂矜憐特許遞免以授能者不勝瞻
望激切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劄文衡之任儀表多
士爲國宗匠豈但爲絺繪之句組繡之章而已哉以卿
之文章才德寧不能堪何必辭焉宜勿辭

再劄

臣不揆僭越敢瀝危悰瀆犯 天威罪在不赦誠未上
格未獲允俞伏覩 聖批曰文衡之任儀表多士爲國
宗匠豈但爲絺繪之句組繡之章而已臣奉讀兢惶益
無所容臣之瀝血控辭不敢承當者只以斯任之重誠

如　聖教苟無宗匠之望儀表之德則雖有錦心繡肝
之文猶不可冒據是任況旣無其德望又蔑其文藝則
顧將何取而虗受此任乎歷觀　祖宗朝膺是任者率
皆詞翰名家斯文宿儒煥猷之盛彬彬可考以至于今
雖在喪亂消鑠之後我　聖上培植之餘自有儲養之
材枚數朝臣何患無人至於同臣推擧者則皆士林先
輩文望夙著之人臣於其中年齡最少踐歷最淺才最
駑學最荒聲名最末著地望最不稱而敢以晩進孤蹤
驟居其先臣心自愧物議謂何倘蒙　聖慈曲加生成
使臣散秩假以閑便使之杜門守靜十年讀書則菁華

雖晩志慮猶堅庶幾卒業不負素心他日續文致用一鳴國家之盛是固臣之宿願至於今日猥當此任則臣實夢寐不到况盈滿招損理之常也臣以庸踈賤品躐躋卿班涯分已極常懷悚懼而復忝非分之銜何能免致寇之灾乎臣之顚覆固不足恤抑恐上玷 聖鑑下汚公器而爲朝廷羞也伏願 聖慈亟收成命改授才賢不勝幸甚取 進止

三劄

臣敢將悶迫之情累瀆宸嚴言辭不達誠意未孚 聖批優容不許鐫改積誠瀝血之章未免爲循例飾讓之

歸臣徊徨憂悶寢饍夢愕因首竢命已浹一旬臣實狼
狽不知所以臣之駑劣不才之狀　聖明之所俯燭而
前後自陳亦不啻煩複文衡之任旣主一時之文當極
一時之選使臣能而辦此任則滿朝諸臣誰不能之至
於同時推擧諸人則位望才德皆在臣先而臣以晩進
僭學猝然躋躐自古科塲得失則或有幸中之時未聞
文衡重任可以僥倖而得之也是必臣顚福已盈過災
將臻疊叨非據以速死亡而然也臣稽謝至此逋慢已
極不敢偃蹇私室一向方命強揘羞顔恭爾　聖旨以
察本局之務而激中之懇終不能自止伏願　聖慈天

地父母亟賜允俞俾荷安全之造取 進止

陳弊劄甲辰春

臣伏覩本月初五日 聖旨令東西班正二品以上各書啓所懷者臣承命感歎有以見 殿下側身戒懼之心也臣識愚陋無所知識然愛君憂國同出至誠智愚巧拙亦各有懷有問若此其忍負之嗚呼今日之國勢可謂岌岌南賊狺然伺釁已久北虜猖獗肆行侵掠欲戰則無兵欲守則無糧軍民怨叛盜賊橫行紀綱板蕩風俗破壞人心危懼莫保朝夕以今國事雖休祥沓至無救於危亡況山川日月木石昆蟲可駭可愕之變式

月斯生乃於月正元朝陰虹蔽天橫貫太陽瞻聆洶懼氣象愁慘天之示警汲汲如有不及玄象昭垂不爽毫髮前後譴告不啻耳提而面命未知有何禍亂已伏於冥冥將起於朝夕而人自不覺耶惟我　聖上遇萬古所未有之禍變抱一日不可忘之羞怨以積壞未易理之朝廷當潰裂不可爲之時勢凡其施爲措設必須勇銳奮發痛下手段廓可以撥亂興衰而今乃不然兵興十餘年賊退又七年未嘗聞有所猷爲憂勞雖切而設未免於因循刻勵雖勤而志猶蔽於私累委靡頹惰日就衰亂廊廟之籌畫者不過以一紙虛文隨問塞責而

未有着實工夫一聞警報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爲而小定則又帖然矣惟天惟 祖宗以匡復之責望於 殿下者爲如何而今日之國事一向泄泄則宜上天之震怒於上而戒責之如是也然天心仁愛感應之理不忒治亂靡常轉移之機在我苟能自力及今可爲當今之可言者有難悉擧姑以數欵條陳于後一曰修軍政以飭武備國家昇平百年武略不競兵農爲一養兵無規名編軍伍者皆是緣畝之民所謂騎兵步兵隊卒彭排者徒有其名而上京立番不過爲諸處之役卒平居不解刀劍弓矢之爲何物臨亂按簿徵發使之執殳前驅

疲殘恇惑不見賊而先潰所謂不教而戰是曰殃民以至於今並與此而無復存者此正修改之時也今日國家之所謂重兵在於訓鍊都監臣未知果皆精銳鍊習可仗緩急而外此則無關焉其軍苟非羸殘士民困餓而屬名者則皆是豪悍逃奴叛主而投入者脫有風塵之警則其獨以此輩爲捍衛之計而望其親上死長不亦危乎目今人民雖曰死亡富家勢户丁壯多匿窮村僻里漏户猶夥誠使各道列邑隨其殘盛大小定其名數多寡各自精抄各自鍊養籍名成冊送于兵曹且優其廩料復其家户申明鎭管互有統攝之地則累萬之

兵一擧可得豈可使千乘之邦終爲無兵之國而賊來則但爲走計而已乎臣於往年筵對亦以此說仰塵
聖旨亦以爲可其時似難停當厥後終歸無實臣常恨之且我國城制最爲踈虞不但濶大而難守又甚磊遝而不堅臣曾見中原城堡堅滑如壁狹小如手以故賊來而有難犯之形民保而爲必守之地設險待暴本當如此何可枉勞民力等此無用之物乎燒甎之費不及拾石之勞築甎之易奚比累石之危頃聞申忠一之言則昌州城子過半畢築用功不至大段云此乃已試之驗也誠使沿邊沿海各邑各鎭皆用燒甎以代石築今

年合力築一城又明年合力築一堡漸次修改則不甚勞費設有小弊當思大利不欲暫勞何能永逸試觀今日之事果可晏然束手坐以無事乎或云城池雖好委而去之不必枉勞臣以爲此甚不達之論也堅城高壘使人有恃民猶不樂況不設捍蔽先示去意則民誰肯入至於京城則據億丈臨不測形勢甲於八方苟能繕修而固守則十萬之兵可以制挺而鞭今乃不此之圖而人之相與籌畫者皆曰有北賊則當入江都有南寇則當幸西京若然則謀國者但當修治道路何必創設城池諸處山城雖方繕治若不先固京城以示死守勿

去之意則民心靡定豈能恃此而爲固乎別營砲樓頃年多費經營到今棄而不守任其頹圮其時當事者亦必有意至於譏議臣實未曉改築堅城縱難一時猝舉掃盡他事專意此役則期以十年自當有效壬辰蒼皇何足爲例況今人心不及於壬辰脫有不幸將見土崩一出都門民自爲敵大防一壞何事不出我之所到賊亦可至苟無遮障何地爲安是雖臣區區過慮而亦空深念預圖也噫人之獻計者先事而言則必不見信事至而言則欲救無及今日之衆非先事之言也然而謂之無及而不講綢繆則是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

伏願 殿下留神焉二曰振紀綱以尊國體夫紀綱者上下之所以維持名分之所以辨別政令之所以行風俗之所以成故三公統六卿六卿統庶司以之役使小民以之勝伏強暴貴以臨賤卑以承尊而治道成矣今則不然人不畏法下不畏上庶事頹隳百度縱弛朝廷之令不行於方岳方岳之令不行於州縣州縣之令不行於吏民官爵太濫而闒茸之賤比肩宰列賞罰無章而狗鼠之輩乘時圖倖王法不行於貴近而成憲以壞獄訟多屈於賄勢而衆心不服欲以籍軍則丁壯匿於巨室而官莫敢誰何欲以量田則欺隱偏於土豪而吏

莫敢糾摘凡有所爲動輒惟反馴致國是靡定浮議橫行妄一男子攘臂而起則足以動搖廟堂至於牛童馬卒預論朝政嬖竪閹宦亦開私門干名犯分之徒罔上欺公之弊紛起而不可禁矣 殿下凡所以總攬權綱者非不至矣而積習已痼愈久滋甚夫紀綱之振非必驅之以威刼之以力惟在擧措得宜賞罰必信法不撓於權勢官不及於私昵大臣搢笏巖廊足以鎭百僚而服衆心言官秉正臺閣足以糾官邪而振風采則紀綱不期振而自振矣三曰結人心以召和氣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古之爲治者必以得丘民爲本人主之所

恃者人心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固不容毫忽而國之安危身之死生皆判於是可不危哉國家之不得乎民久矣兵興以來死於鋒鏑死於飢疫死於轉輸死於防守者凡幾人哉　天兵滿國饋餉屢絶則賦民非得已也而民怨大敵壓境守禦日急則括軍非得已也而民怨國葬之役　詔使之需皆非獲已之舉而俱可以剝民之財傷民之力以至于今民之愁困極矣國事稍定疆場乍淨積瘁之民思有以息肩而徭役尚煩賦斂猶前防納之刁蹬滋甚而民之膏血盡入於吏胥之手守宰之苛政日煩而民之疾苦莫伸於部

屋之下 聖上屢下惻怛之教而民生未蒙實惠王子殺人於都中宮奴作弊於閭閻依憑慫恿奪人財産雖非王子之所盡知而小民則歸怨於上人心積失怨氣滿腹加之以飢饉重之以師旅流離失所起爲盜賊深恐今日之憂不獨在於南北也赤眉黃巾初不過良民之失業者耳臣願 殿下凡於施措之間務所以實用其力使仁心仁聞及於鰥寡痛祛積弊大慰民心則人和可致而天意可回矣四曰開言路以集羣策夫人主以眇然一身居億兆上聰明有所未及智慮有所未周必須兼聽博訪可以開廣忠益裨補闕失其曰舍己從

人其曰從諫弗咈者此也然而鯁直之言人所惡聞巽順之論人所易受恒人亦然況人主居至尊之位苟不虛襟而受導之盡言則誰肯犯雷霆之威強進批鱗之語乎當今言路之杜絕最爲危亡之象漢文三代後令主其時亦全盛之治世而賈生慷慨陳疏至於痛哭況今大亂之後國事之可言時政之闕失奚止千百而恬嬉度日循嘿成風聞君上之過擧則賢者顰眉而囁嚅不賢者將順之不暇以至謀議之際稍涉忌諱則賢者遲回猶憂上意之難回不賢者非笑而廢閣之臺諫之論事不過彈駁小官以爲言責經筵之奏對不過修飾

開話以應故事衛事之日非不幸近之然羣臣之不言
固有罪矣致羣臣之如此亦 殿下之所當自反也臣
請冒死盡言盖 殿下英明獨運眇視羣下而或欠虛
受之美未免自用之病筵對之臣言或觸忤則未見優
容章劄之間語或直截則顯示厭薄是以阿諛苟容者
以醇謹而承寵剴直敢言者以過越而獲罪至於求言
之敎延訪之命非止一再臣僚之劄耳目之疏凡幾度
矣而法言則疑其矯激巽言則視爲尋常大事則諉以
重難小事則付諸文具雖有嘉謨讜論終無採用之實
噫周昌以漢高爲桀紂漢高何嘗有此劉毅以晉武爲

桓靈晉武豈至於是兩人之言誠似過矣亦信其君之有以容受也宋人有言曰城門閉言路開今日之憂危已迫於城閉而言路之不開猶夫前日豈不重可痛哉人非堯舜何得無病痛喜聞其過前修懿範受而能改是謂聖人古人曰若知其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伏願　殿下虛心平氣容受直言頻接大臣以講大策赤心求言施用以實則疵累盡消而聖德日新羣策畢舉而嘉言罔伏矣惟　殿下留神微省焉五曰恢公道以廣人才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了一世事自古艱危之際必有匡濟之才今日之艱危亦極

矣而未聞有一人擔當世務慨然以恢復爲己任者豈
天之降才獨靳於今也無乃求之之道未至而用之之
路不廣耶蓋人才之興係於人主之趨尚漢武喜邊功
而材略之士競進宣帝核名實而循良之吏蔚興人君
惟患求之之道或失耳豈無待文之凡民乎　殿下之
所尚臣未知如何而士習日卑氣象萎薾俗喜循常守
例之士世多持祿保位之臣一心憂國任怨敢爲者人
必羣笑而斥之稍知自守難進易退者率多坎軻而不
容此所以人才之日趍於庸鄙也況士論携貳朝著不
協分離乖隔不合不公此進則彼退彼進則此退其進

者惟以容身固寵黨同攻異爲心而不以國事爲念其退者惟以乘機伺釁冒耻干進爲心而亦不以國事爲念其間豈無特立秉公不爲偏黨者而片言見忤便被指目一事相睽轉成區別以此人各猜阻莫能展布以褊邦有限之人才分而爲二又分爲三四如是而欲求賢才如是而欲濟國事不亦難乎目今士類稍進不至如向來之紛挐而寅協之美則未之見焉古人曰朝廷和則人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矣伏願 殿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奮乾斷痛去偏私陟罰臧否一循公道消融盪滌鎮定調和使人心所同然之

公是公非得爲一時之公論則賢路可廣而士林幸甚
六曰修實德以應天譴夫人君爲政只在務實所謂實
者實用其功而不事文具之謂也本之於心則爲實意
修之於身則爲實德行之於事則爲實政有是三者則
應天之道得矣向臣所陳者皆今日所常講行而但不
實用其功故軍政非不欲修也而未見整飭之實紀綱
非不欲行也而未見振肅之實求言非不勤也而未見
採用之實保民非不至也而未見惠鮮之實人才非不
用也而未見濟濟之實是則今日之事皆虛文也漢臣
王嘉曰應天以實不以文 殿下於遇災修省之道若

無反躬自責之實則抑恐今日之求言未免爲一場文具而止耳大學曰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夫爲善而無實是謂自欺以之欺人肝肺且不可隱況天道神明而可欺乎惟在　殿下用力於幽獨之中使一念之發皆在於至誠無僞念念而實之事事而實之則誠之極功可致中和而將見天心悅豫災沴消滅矣願　殿下留神焉凡此六者皆　聖上所當深戒而若其革弊政釐庶耻抑奢侈久任守令頻接臣僚廣開屯田六者又其目也何謂革弊政也宋臣眞德秀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此眞達權之論也盖法

久而弊生自然之理況今變亂之後時移勢變物力之凋殘也倉廪之匱竭也軍額之闕亡也戶口之減縮也其與舊時大相懸殊而政事之所當先後施措之所當緩急又與平日自不相同則其不可徒泥舊章而不爲更張明矣今也或將一時誤定之制或就亂後權創之規臨時考據任意牵合名爲遵守亦乖古意紛紜叢亂莫適所從事之不理民之受害奸吏之因緣舞文皆由於此宜命識務之臣一切釐正以定權時適宜之制也何謂礪廉恥也亂後人失恒産苟無所守則窮而至濫喪其本心士夫之間名檢掃地習熟見聞恬不爲怪言

之誠可羞恨頃者自 上命選廉謹以褒崇之其所以勸之者至矣而未聞糾劾一二以示懲戢之意臣恐積痼之頹風終無激礪之期也何謂抑奢侈也古人曰奢侈之害甚於天災近來閭閻之間奢靡之習日以益長厮儓下賤至服錦繡市廛豪民務以侈麗相高誠可寒心及聞自 上饍不兼味常服澣袍其躬儉以率至此無以加矣而惟其法綱不行民不畏禁以至於此憲府之所謂禁亂者只以無勢之鄉旅貧民之偶犯者以爲日課如是而欲祛此弊難矣何謂久任守令也夫民生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愼簡之命每下於政席而注

擬或非其人考績黜陟自有監司而莅任未久彈文踵至一年之内遞易或至三四生民迎送之苦官庫虛耗之弊已不可言而如是而欲望撫字之効難矣曾聞祖宗朝文官之出六品者先試以言地以觀其氣節次授以州縣以試其事績聖人深意盖有所在今亦舉行此法且極其選擇久任責成則民生庶蒙實惠矣何謂頻接臣僚也程子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窃觀古之賢君或引入於卧内或召見於當食至我　祖宗朝親愛羣下如家人父子皆今日之所當法也况今

時事艱虞尤宜頻接臣僚或於内閤或於便殿簡其煩儀不時召對講究時政得失討論古今治亂因以審察諸臣邪正賢愚開襟舒氣酬酢如響則羣臣雖甚駑劣孰不感激恩遇竭盡底蘊而其於 聖德豈盡無少補哉何謂廣開屯田也夫穀必生於地財必生於人今者國家無數月之畜有司唇焦於上供之缺地部思竭於經費之支除非勒貿於市加賦於民則更無他策可支於目前脫有師旅則饋餉之費將何倚辦鹽鐵之使叩稅於海岸調度之臣爭利於漁商終是零星只見苟且其何能廣國儲而裕軍食乎昔諸葛亮當吳魏之侵噬

閔王業之衰微乃閑關息民務農講武此正今日之所當法也竊見兩南沿邊平疇沃野一望陳荒廣野巨澤處處相連今宜悉罷諸司些少屯作別建一司付以能幹不以小弊而中止不以人言而撓改悉遵渭濱節目以收無窮之利則行之數年自當有效得穀之道無踰於此農隙講武亦足有用矣凡臣所陳雖若迂濶苟蒙採施則治國之道亦不外是伏願　殿下留神焉噫我殿下以英明睿知之資卓冠百王之學臨御以來無馳騁弋獵之娛絕聲色遊玩之失爲堯舜爲湯武皆在度內而不幸嚮治之年遭此陽九之會舊物雖復而深讎

未雪國勢積弱外憂又殷時事日艱無復有下手處
聖上大有爲之志鬱而莫伸臣知　殿下丙枕不寐慨
然發憤也每讀備忘之敎臣未嘗不感歎而流涕也然
今日之弊如上所陳則無乃　聖上於端本清源之道
或有所未盡而然歟伏願　殿下用功於心上以應庶
務則其於恢張大業迓續天休之方思過半矣臣遭際
聖明濫荷恩私官榮列卿家竊厚祿目見時艱未嘗畫
一奇獻一策以裨中興之治碌碌隨行有愧初心今者
遇災之日恭覩訪言之旨主憂如此臣若愛惜微軀不
盡狂戇則是下負所學上負吾君用是披瀝肝膽不避

煩蔓若 殿下以臣之言而或有改圖則臣雖受越職言事之誅固不敢辭伏願 殿下恕其愚忠而留神垂察焉取 進止

論犯 陵倭賊推鞫事劄 丁未

臣職忝王府參鞫賊倭伏覩倭奴所供之辭且駭且疑莫解其由夫馬島之要和久矣彼旣以縛送 陵賊爲請使之餌則其眞其假在彼固無愛憎何惜眞犯以快我心而必送假賊自敗其好哉以常情言之則誠若不然然難測者賊情安知輕我太甚故送假賊迯然塞責而聊試我淺深也哉夫敵之要和非一有懼而請好者

有謀而請好者此賊之求和雖不可必謂之謀其非懼也則明矣我之所以應之者雖或出於爲生靈不得已之計何必任受其欺而無一言耶噫嘵 宗社辱陵寢天下之極痛也除非鞭秀吉之屍梟淸正之頭則不足以快吾之心而只俘兩箇賊卒欲以少洩神人之憤亦已可哀況所得非其真耶當初智正之帶此兩賊來也若預命邊上諸臣對同橘倭鞫問犯 陵節次所供是實則檻送京師直爲獻俘如其不服即詰智正責以還送則在我處之固爲得體今旣不然邊臣受之廟堂鞫之平問不服而至於火刑火刑不服而至於壓膝壓膝

不服則更無可加刑矣倭賊亦人惜死常情不服亦死
渠必知之而指天堅諱至於如此臣實未曉也今若不
論眞假徑斬其頭則彼橘賊肯謂此倭不服而死乎旣
不謂之不服則彼自以爲奸計得成而亦必笑我之受
瞞矣豈非可耻之甚乎臣之愚意及此倭未斃之前將
此倭所供之辭馳諭智正責其無實則在彼理屈在我
詞直彼若自悔而誠於求款則必更送眞賊以謝其過
縱曰不然亦足以陰折奸謀而爲他日執言之地矣此
實機關所係臣今當與聞末議不得不別陳愚抱伏惟
聖明留神睿察取 進止

辭兵曹判書劄 戊申

伏以臣本空疎初無寸長徒以文墨小技竊取虛名過蒙 先朝不世之遇驟躋卿班涯分已極待罪賓筵絲毫無補數年以來疾病沉痼與死爲鄰新忝度支遭大戚國計板蕩調度日艱心勞手拙尸素度日惟思夙夜盡瘁以爲報效之圖不意司馬之命又出於夢寐之外驚惶經日不能自定目今時事多艱邊虞未靖軍摠虛簿將守空城兵民積弊至于近年而極矣內爾禁旅外殫籌猷皆是主兵之責苟非全才達識裁理得宜則觸事露拙未免顚隮臣迂濶腐儒不通世事立朝二十

年未嘗一躡邊庭其於軍國機務茫然無所諳委至於
武弁則尤無歷試器使之人知名識面亦甚鮮少注擬
之際安能每問於人乎玆者元兇纔黜朝著惟新側席
求賢羣彥響臻正宜簡拔才望以畀此任一洗濁亂之
習仰裨淸明之政決非如臣庸拙所可堪膺伏願 聖
慈察臣量力之義憐臣言出肝膈亟收成命以安愚分
以濟國事不勝幸甚取 進止

兵曹判書三度呈辭加給由後辭職劄

伏以螻蟻微臣猥將賤疾瀆擾宸嚴罪合萬死而 聖
明如天嚴譴不加加由之命一及降於常規之外臣誠隕

越不知所出臣之駑劣　聖鑑固已洞燭當此重任本非所堪而一則遭際　聖明感激恩遇一則國事艱虞未遑言病唯思竭盡筋力顚仆後已黽勉冒據荏苒一年環顧向來只是尸素夙夜惶懼恭俟罪罰目今西則老賊鴟張北則忽酋恐脅隄防之備策應之猷無一可恃軍兵則虛簿器械則空手縱使國運向泰外侮自熄猶不可晏然束手坐冀無事脫或邊塵一驚則土崩之勢將不可收拾中夜以思不覺瞿然驚起區區願忠之心雖不無耿耿于中而迂愚之見不諧於用積壞難理宿弊已痼絲棼霧亂無可着手處此時司馬之長决非

如臣庸拙所可久冒況臣積傷之餘重感風寒縮伏私
室久廢職務尤增惶悶伏乞　聖慈諒臣危悰亟遞臣
本職及兼帶以齊國事以安愚分不勝瞻望祈懇之至
取　進止

兵曹判書三度呈辭加給由後辭職箚己酉

螻蟻賤臣待罪巍班未嘗出一謀獻一策裨補涓埃而
徒以控辭之懇每瀆　宸嚴臣罪萬死臣曾以賤疾違
上三章未蒙遞免反有加由之命且以拜　陵在近遞
易未妥爲教臣惶感隕越即擬扶曳出謝以察職務不
幸自十二日曉頭猝得霍亂吐瀉無數過用冷物仍成

泄痢元氣薾然委卧莫起明日舉動亦未得叅扈僂伏
私室憂悶罔措仍伏念臣忝受重任于今兩年無所猷
爲尸素度日當此邊情可虞之日不能整治戎政孤恩
負國一宜遞也即今賢宰滿朝半在散班而如臣庸拙
冒據樞要以妨賢路至於十八朔之久臣猶自愧物議
謂何二宜遞也臣所忝兼局皆是劇務筋力精神未能
及察彼此俱妨處處瘝曠三宜遞也有此三宜遞而臣
之此病今雖猝發蓋出於春夏積傷本兵繁劇之地累
日廢務公私俱切悶迫伏乞 聖慈察臣危懇亟命遞
臣本職臣不勝戰灼竢罪取 進止

辭大提學劄 時再典

臣竊惟學士之職地望華顯唐宋以來最重是選司馬光王安石亦皆謙讓固辭至於加一大字則雖以張燕公之大手猶不敢承當其任之重從古而然我朝之大學士則責望尤隆主盟文席宗匠儒林內外辭命羣英詞翰科場文體士子趍向無不係焉茍非負一時重望爲朝野所推者決難一日冒居臣無才無學無德無望崛起常調特一庸流徒以早竊虛名厚誣 先朝擢自草土病廢之餘四五年間躐躋卿班驟秉文衡文墨遭逢之盛未有如臣者竊吹經年僅能辭遞退思至今夢

愧亦驚遠遇　聖明濫叨華要感激恩私晨夜雪涕惟
以竭力供職爲餘生報效之圖涯分已極更無他念不
意玆者又有是命臣始而疑終而駭憂惶感愧汗淚俱
下頃薦諸臣無非騷翰名人而未經之新望旣屬僉舉
已試之退物寧容再誤臣少而漁獵陳言以爲科臼文
字晩效館閣葫蘆未免學究酸習旣無刻苦探賾之功
焉有意會心得之妙蒲柳早衰志氣摧頽世故多端疾
病強半全廢讀書已過十年舊學日漸荒蕪新得掩輒
遺忘點檢平生只是面墻加以數年以來連仕劇地苦
務爍體吏事縈心形骸雖存精神已脫昏昏瞀瞀如在

霧中看書或昧句讀臨寫至忘字畫坐署吏牘猶有不
逮況敢作爲文章擔此重任乎臣負眚聽勘席藁竢命
稽謝殊恩已浹旬望偃蹇私室復此塵瀆極知僭越而
區區衷曲不得不仰籲於 君父之前臣非飾讓實出
肝膈伏願 聖慈察臣危懇亟命遞臣大提學之任以
授才德之人不勝幸甚取 進止

再箚

臣敢將危悃仰瀆宸嚴誠未格天未獲允俞臣誠悶蹙
不知所處人於百職雖知其不稱而猶且冒居循例守
故尸素苟度者容或有之至於文任則不然操筆登壇

一

立見工拙其不可循例苟度也明矣臣本空空百無所能無論他事只此文才必不堪此任實 聖明所下燭而今乃以允合爲教臣惶隕感怍益無所容臣曾忝此任今已九年筋力精神不比今時而猶且前後懇辭不允而獲免今則菁華益暮志氣益昏抛書益遠習懶益久豈有昔猶不堪而今反能之乎臣雖欲竊取尊銜循例苟度倘遇辭命述作皇華酬唱則思涸手拙必見僨敗傳笑貽譏損國妨身非細故也臣稽謝聖恩已逾半月不敢退伏私室一向方命而區區衷曲不得不罄陳

伏願 聖慈亟命遞改臣大提學取 進止

月沙先生集卷之三十

[illegible]